

集 後  
貞 七 女 五



武俠  
小說

# 後集五女七貞

【卷三十一】

第一百五十七回

金山寺和尚親授藝

小蜜蜂兄弟巧相逢

詩曰

財色兩個字

陷身萬丈井

前頭人失足

後面人不省  
點鐵爲黃金

指山作白玉

更將砂變珠

未滿人心欲

這首歌是最樂篇上青陽師的警世歌二十二首中之二 草草四十字 足以使人深省 非等閒  
之文可比 這首歌念罷 書接前文 且說宋起被困店中 平空來了個人把店飯饅全候了  
跟着這人又過來 一進門向自己倒身下拜 口稱兄長 他自己好生疑惑 遂說道 尊駕不  
要認錯了人 那人眼含痛淚道 你是把一奶同胞的胞弟想死了 我是宋旺 難道兄長不認  
識小弟了嗎 宋起細看了看 見他面上有三顆紅痣 這才認出來 果然是自己的親胞弟  
宋起不由得也痛淚交流 弟兄大哭了 陣 宋旺想起剛才跟夥計說的話 認爲自己跟兄  
開玩笑 現在痛哭起來 若是教店裡聽見 又起疑心了 弟兄二人止住了悲聲 宋旺道  
請哥哥到小弟屋中以便細談 宋起便到了宋旺屋中 宋起一看情形 比自己可強的多了  
不止於衣服齊整 並且還住了兩個屋子 教自己在外面屋中迎面的椅子上坐着 宋旺向屋  
裡道 你出來拜見大哥 只見屋內答應了聲 聽見了 跟着門帘一啓 從屋裡出來一位女  
子 宋起本是探花賊出身 一見了女的 不由得就往人家身上看 別說長的好的姑娘媳婦  
他是死看 就是平常的婦人 他也得多看兩眼 這倒不怨他 因爲生來的一雙桃花眼  
看見婦人別管好歹 這時一打量這個女子 長得千嬌百媚 可是帶着一派貞烈的情

形令人起一番敬愛之心 宋起不由得把頭低下 宋旺遂說道 這是我胞兄 我沒有至親的骨肉 就是這個哥哥是我的近人了 那女子向前給哥哥叩頭 宋起急忙站起還禮道 弟妹不要多禮 作哥哥的不虛材 竟混到這種情形 應當給弟妹預備些見面禮才是 如今空咀說空話 只好往後再補 那女子拜罷起來 向宋起道 哥哥說那裡話 我們又不是外人 何必客氣呢 當時宋起聽弟妹說話又大方又和婉 遂向宋旺說道 你居然成立家業 哥哥我還身飄流各處 沒一點長進 真是萬分慚愧 兄弟你這些年在何處棲身 作些什麼事呢 宋旺嘆息了一聲 把自己的事 以及成家立業的情形 全說了一遍 原來他們弟兄從十幾歲就各奔東西 宋旺自己是極有志氣 總想着投名師訪高人學些本領 將來也好求功名富貴 無奈雖有這種思想 不能稱心如願 輾轉拜在了王凱的門下學了幾年藝 武功雖不怎樣 可是學了幾種火器 能打噴火筒 放火箭 製造火器非常巧妙 後來因為見王凱也感不了大器 若是跟着他 將來難免墮混水 便藉着回故鄉找兄長為名 離開了王凱 自己那是回家 不過是假託措詞而已 飄流各處 到處為家 不覺又是三四年的光景 像宋旺又沒有親戚 又沒有朋友 那能就登上脚步呢 不過是遊蕩江湖 不過並不為非作惡 所以那幾年情形非常艱難 趕來到了江南鎮金山寺一帶 見這裡的風景清幽 山青水秀 人物全是秀麗非常 便留戀着不肯離開 後來聽說這寺裡的神醫羅漢度善長老 是一位得道高僧 有極精妙的武術 這位度善長老在金山寺二十年救人無數 凡危難入症 只要求到度善長老面前 定然要盡力的給醫治 可是心不虔誠的 別打算求動了這位長老的心 這一來更驚動了江南各處的人 全知道金山寺有這麼位高僧 真有相隔千里來求度善

長老濟病的 所以金山寺江邊每天總要停着幾條船 這麼婆心救世有十幾年的工夫 長老  
是始終如一 絕無絲毫的倦容 並且每天還要教授寺中徒弟的武術 自己也倒是教出兩個  
徒弟來 對於不甚重的病全教徒弟治 後來長老一看這情形 自己再想不辦這善舉全不行  
了 並且怕將來善心落不着 反倒落一片怨言 因為這種事越傳揚越玄 人們全知道了  
簡直拿長老當了活神仙 連北省人全都知道了 每天從早晨至晚上治病的人不斷 若是按  
着來的先後治 就有病重的不願意等候 因為廟中不斷的有官宦人家整千整萬的佈施 就  
有說對有錢的人另眼看待 沒錢的就得多等兩天 那是治病來 簡直是找病來 度善長  
老聽到這種話 便爲起難來 後來長老想法子按照自己數十年的經驗 配製出藥來 問  
病施藥使不用看脈治了 從此概用施藥救人 這一來省心而又省力 宋旺來到金山寺 聽  
到老方丈這種情形 便決意想投到老方丈門下爲弟子 這種心意雖然有了 可是沒有機會  
怎好冒然登門拜師呢 並且人家也不肯收留 可是老方丈這時正廣收門徒 親傳武術  
把少林門下的弟子 全教的個個武藝精通 宋旺更一心要拜在老方丈的門下 趕到來到金  
山寺 差不多有半 的光景 自己實在找不着機會 每天便在那寺院的后牆外 一顆松樹  
上 偷看寺院裡面的動靜 宋旺找的這個地方還是真好 可以看見老方丈教武術的地方  
是寺內的東跨院 靠東邊正通廟外大牆 這道院子足有四十丈長 二十丈寬 只北面有三  
間殿 殿前是三尺高的月台 前面就是練武的場子 細石沙子鋪地 月台東西擺着兩行兵  
刃架子 各樣的兵器全都有 以及下三門什麼樣的暗器全有 自己雖則見過各種暗器 可  
是沒有這裡這麼全 宋旺在這裡真是特別的開了眼 每次到這時 老方丈准准的在這裡看



着弟子們溫習功課 老方丈先看着會武功的弟子們練 再教那新學藝的弟子們過完了拳  
再練兵刃 然後再練各種暗器 趕到這幾種功夫全練完了 幾十名弟子向老方丈行過禮  
由那有年歲的僧人 領着退出這座院子 趕到徒弟們走了之後 天已三更 便又來了十幾  
名年歲較大的 他們到這裡參拜了長老之後 全不像一先那些徒弟們練拳練兵刃 也不像  
先前那般教法 這十幾名弟子 不是練掌力 就是練指力 調呼吸練氣 全是有丁成效的  
情形 決非初學乍練者可比 全有十年八年的功夫 當他們練功夫時 長老全是親自詳細  
指點教授 毫無絲毫倦容 這種功夫練到半個時刻 差不多長老全親自指點到了 然後才  
走 留下弟子們自己在這練 他們差不多得練到四更天才走 每天夜間全是這樣 偷着教  
授武功的宋旺 最高興是自己有一分希望 因為長老這些徒弟 不盡是本寺的弟子 內中  
有一少年是俗家 宋旺心想 長老若是盡教的是本寺的弟子 自己算一毫指望沒有 他這  
裡既有俗家的弟子 自己就有指望了 雖則沒有機會 也可耐着性的等候時光 總能有如  
願之時 宋旺看到長老教的武功深奧 投師學藝的 越懇切 遂節省着飯費 每天必須到  
大殿拈一股香 燒香時暗中禱告着神靈 保自己得蒙收錄 燒完香就走 也不與看大殿的  
人說話 日子一常未免令人注意 有僧人問他爲什麼天天來燒香 你來的那麼早 江中的  
渡船就能送你進來嗎 宋旺道 我是爲母親的病許下的願 給佛爺燒一百天香 所以天  
一亮我就到了 渡船頭一躍准把我送過來 金山寺是最大的廟場 規矩極嚴 山門極緊  
雖是佛門善地 也防備怕有賊人偷盜等情 所以不敢稍微鬆懈 宋旺的情形可疑 就有人  
暗中稟明了長老 爲是免得出了意外 長老便暗中看了宋旺一次 那本是有道的僧人 一

看就知道不是惡人 便不教門頭僧攔阻他 宋旺每天早晨燒香 晚間看長老教徒弟練功夫 一恍就是一個多月的光景 廟中練武有准時候 這天晚間又看裡面練武 趕到把那班新徒弟全教完了 打發走了之後 不多時練的稍有成效的徒弟們全來了 各自練習硬功 以及各種氣功 最後長老向徒弟中兩個年歲稍長的問道 你們練的踢木椿的功夫怎樣了 兩徒弟齊答道 我們已經練了百日之功 大約在與人家動手時 不致教人家比較短了 這奉全是恩師之賜 長老笑道 你們好大的口氣 就練了這點小技 就教說與人家動手不致比下了 據爲師看你們還差的多着呢 那兩個徒弟說道 師傅不是我們說大話 我們想人的四肢 就讓是結實 也是血肉筋骨長的 總不如所踢柏木椿結實 弟子現在練給師傅看看 長老笑囁囁的點了點頭 隨即令二人練來 兩個徒弟到了西墻下現弄了四顆木椿 全有四寸圓經 兩人用錘向沙子上釘了下去 然後離開木椿有四五尺遠 把身形站住了 這兩位弟子一亮式 在暗中看練武的宋旺 就知兩人要施展彈腿的功夫 他們這是佛門外家 當然是少林彈腿了 這時只見兩人的身形移動 把招數施展開 宋旺功夫雖不怎麼好 可是行家 對於別人的好壞 可看的出來 見這兩個個人脚力發出來 跟掌力劈出去 確真功夫 你道 彈腿不是就練的是腿嗎 怎麼還講究掌力拳力呢 諸君不要誤會了 彈腿是重腿力 可是也有拳術 別管是少林彈腿 教門彈腿 全是一樣 不是淨練足力 照樣也有拳術 假若是只有腿力 那麼動手時人家奔上身打來 你施展的是彈腿的功夫 就只好用腿去接招了 沒有別的 就等着挨打吧 所以彈腿是重下盤的功夫 可是也照樣有拳術 聞文不便多說 且說這兩少年走到彈腿第四式上 已欺身到木椿前 兩人是一左一右

左邊這個人用了式鴛鴦腿 上身斜着往右一轉身 偏身過來 右腿往外一踢 克查一聲 把頭一顆木椿踢折了 跟着一翻身左腿又踢出去 第二顆又折了 第二次力量稍差 木椿折了個斜磴子 長老看着暗含着笑 暗中偷看的宋旺暗暗佩服 自己心中十分的羨慕 心想 我空練這幾年的功夫 小巧之技倒還對敵着 講到真工夫上一點沒有 看人家年歲比我還小 已經就練到這麼純的功夫 看起來還是得名師傳授 要壽指着自己下功夫 簡直是白費 宋旺暗中佩服不提 這時再看左邊那個徒弟時 也施展彈腿到了第四式 是金龍擺尾 毒蛇入洞 身形一轉用左腿一縮一伸 己把第一顆木椿踢斷 跟着這位弟子又把第二顆木椿也踢斷了 長老向兩人點點頭道 還算肯用功夫 這兩個徒弟見師傅已有贊許的話風 立刻向師傅說 您這總算沒對這兩個徒弟白下辛苦 我們是黑夜白日的練才練到這種情形 弟子想若是活人的腿反正不能比木椿結實了 長老便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 恐怕未必吧 你們往後不要再說狂言 這是在為師面前 若是在外面說這種話 就許碰了釘子 那兩個徒弟一聽師傅又說自己說話有不當之處 未免心中有些不高興 遂向長老道 師傅 據我們想能够把功夫練到這裡 要是還以為不行 那豈不是白下了功夫 讓師傅說應該練到那裡才算行呢 長老道 你們也別不服為師的話 你們練到這裡 就以為是行了 其實還早着呢 你們看那西墻下那顆練踢椿的木椿 比較你們所踢的怎樣 兩人搖頭道 我們不敢拿那顆椿作榜樣 再說那椿也不是練彈腿所用 那練排山掌擠撞力的 怕是很細的撞活了 又得重按重打 這師徒說話的工夫 宋旺暗中一看 他們所說的西墻下有個掌合指粗的一顆大木椿 宋旺知道是練習掌力 推按擠靠種種力量用的 非常堅固 若

是用力想把他踢折了。真是太玄了。不提宋旺暗中思索。這倒是個開眼的地方。自己沒會遇到這種高僧。那會看到練這種神功絕藝。當時忽聽長老向兩名弟子道：你們以為你們的功夫全練到家了。爲師也不便用言語來駁制你們。你們纔爲師來。說話間來到了那顆木椿前。長老用手一指那木椿道：你們二人看這木椿得用多大的力量可以把他踢折了。兩人聽了搖頭道：我們估量不出這顆木椿得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把他踢折。據弟子們看來。沒有千斤的力量。休想動他。長老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貧僧不是說句狂言像你們兩人要是把他踢折了。在江湖道上還不能保定了不栽跟頭。你們不度德不量力。方得着武功上一點皮毛。若是目空一切。豈不可笑。長老見兩人緊靠着木椿站着。遂說了一聲：你們閃開了。那兩個徒弟往旁一閃。長老猛然一場身。成爲老子坐洞式。隨用左腳點地。右腳一個盤旋。把身形矮着轉了一週。旋風腿往木椿上一掃。克查的一聲響。那木椿竟從離地一尺許掃折。長老這一把木椿掃折。兩個徒弟便全跪下。那一旁站的幾名徒弟等全是驚服長老的神功。不由得全隨着下拜。牆外偷看練功夫的宋旺。不由得驚得嘿了一聲。只願暗中替人家使勁。可已忘了是在樹上偷看了。自己一失脚。險些沒摔下樹來。這一動不要緊。樹枝嘩啦啦的被自己碰落了好些葉子。不禁暗暗着急。那知長老早就看見了。長門大徒弟智慧聽見牆外嘿了一聲。遂喝問什麼人。長老抬頭無意中往牆外看了看。向大徒弟智慧說了聲：你不要疑心。我們佛門淨地。還怕什麼賊盜嗎。你去把爲師的方便剗取來。爲師再給你們練兩手。索性教你們長長見識。大徒弟聽了老師的話。立刻轉身奔大殿走去。宋旺暗自慶幸。這真是萬幸。自己未被人看見。若是被他們看見。說不定就許教人家當驢一般的。

捉了去 那時有冤無處訴去 想着忽聽背後刷樹枝一陣響 方要回頭看時 早被人家抓住 自己好歹還有點功夫 隨即轉身掙扎 這時便聽那人說道 你敢掙扎 要你的命 宋旺一想 倒是不差 自己在樹上 要是一掙扎 人家一抖手 把我往地上一推 就是不死也得受傷 好在自已也不是殺人放火的強盜 倒要看看能把我怎樣了 索性也不言語了 覺着人家非常的力大 抓着自己的腰帶子和背上的衣服 立刻把自己捉了起來 宋旺明知再掙扎也是白費了 那人一飄身 落在了下面 宋旺被人家提着飛身躍上了廟牆 宋旺這才知道是廟裡的人 心想 這人這麼大力量 一定是度善長老 自己便閉上眼任憑他擺置 不料被提着又走了沒有幾步 覺着被人家放在地上 還算好 並沒用力往地上摔 及至一抬頭 見自己被放在了月台上 當時宋旺也不敢起來 可也不敢逃 耳中聽得上面有人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你起來不要裝作這種無賴情形 宋旺翻身爬起 趕到抬頭一看 時 只見自己是被那位大徒弟擒了來的 那位長老坐在月台上面 兩邊站着的是那幾名徒弟 宋旺趕忙向上叩頭道 老師傅多慈悲弟子 弟子不是作惡爲非的人 長老道 你快念緊說實話 你來到我這寺中想盜什麼 還有幾個同夥 全在那裡隱藏 從實說了 老僧不你年幼無知饒恕於你 你若是一字虛言 老僧是佛門弟子 我這金山寺是佛門善地 有便把你怎樣 只好把你送到當官 按國法處治你 說不說在你了 宋旺一聽 心說 要是把我往衙門一送 我羞也就羞死了 要真作了大案也可以說 任什麼事都沒作 先落個賊名 可冤死了 當時宋旺惟有連連叩頭 遂說道 弟子實是好人 沒作過絲毫惡事 長老冷笑說道 你既是好人 請問你夤夜之間來到我這寺內 伏身在樹上是什麼心意 宋旺

連忙叩頭道：老師傅若問弟子，弟子說出來，老師傅未必信，可是就讓弟子死在恩師的面前，這也是算見着了老方丈，也足以了了一生之願。長老早就知道宋旺是爲自己來的，故意向宋旺說道：你只要把真情實話說了，貧僧定然竭力的慈悲你，你若是說一句謊言，貧僧就不便再問你了，只有把你送到當官，聽憑國法處治了。宋旺是實話實說，遂把自己如何一心要拜長老爲師，願跟老恩師學一身藝業，練幾手功夫，也不枉我來到金山寺一場，長老向宋旺道：你既是一番誠意而來，可要知道鑽練武的難處，欲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想在貧僧身邊學藝，沒有堅忍卓絕之心，休想練得出來，你既然是想成名露臉，那倒是一件好事，但是要入我門戶中，只怕受不了我門戶中的規戒，你既然投師學藝而來，沒懷着作惡之心，貧僧也不便再究問了，你趕緊的回家去吧。年歲輕輕不必在外飄流，長老這一往外開發，宋旺隨即向長老道：老師，弟子心意已決，恩師不收留弟子，弟子決不出金山寺一步。長老道：你一心想拜貧僧爲師，貧僧也倒想收你爲弟子，只是你是否有恒心，貧僧尙不能知，你若是把心意堅定了，能够受苦中苦，方能得到人上人。宋旺道：弟子心意已決，只要恩師肯收留弟子，不論是受怎樣苦，弟子決不能有一字怨言。長老點頭道：爲師念你一片虔誠之意，若是再不收留於你，未免顯得爲師太以絕情，爲師先把入我門戶的規矩說與你，我們這金山寺內，僧衆達五百餘人，每天依着佛門戒律來管束門下弟子，內中俗家弟子也有數十名，每天要在鷄鳴時而起，隨着本寺中的徒衆操作，所有雜務的事，全是作弟子的幫同操作，不得稍有脫懶之情，你們要有絲毫脫懶之情，若是被爲師知道了，定要逐出山門，絕不客氣。宋旺忙答道：恩師只管放心，弟子決不存脫懶之心。恩師

你就收錄弟子吧 長老當時便答應了 宋旺跪倒給長老叩頭 長老把宋旺收下 然後向自己的大弟子道 明日夜間你們把香燭供品 全預備好了 令你這師弟拜師 受門戶中的規戒 大徒弟答應了 趕到第二日夜間 已經把祖師的神位供好 把香燭供果全擺好了 隨即向佛祖的神座前叩拜 然後令宋旺把香重拈上一支 向佛祖前叩拜 長老向宋旺道 你既入我門戶 應存向上之心 凡是本門規戒 全要好好遵守 本門中以佛門弟子論 須戒殺 盜 淫 妄 酒 可是你雖則是俗家弟子 也應當力持五戒 倘若違犯 以本門的規矩來懲治你 宋旺把師傅的規戒 全都領受了 長老遂叫宋旺每天隨着徒弟們一塊兒練習功夫 因為投入師門太不容易 所以晝夜加苦功夫的練 一恍就過了有三個月的光景 宋旺對於恩師面前殷勤盡弟子之禮 不論操作多累 也沒有一點不悅之色 絕不以吃辛苦勞累為意 每夜隨着一班師兄弟們練功夫 真是盡心的練 師兄弟們全練完了 自己還得練半個時刻 趕到師兄弟們全散了 宋旺必須把場子裡收拾清潔了 才去睡 這樣日子一長 長老特別注了意 暗暗的考察他這份勤苦耐勞的情形 以及素日所教給他的功夫 全能够記着 並且還能够悟化過來所有武術中的秘旨所在 長老先想武學總算有了傳了 惟獨對於醫學沒有那麼聰明的弟子 如能把自己這點本領得了去 傳留後世 濟世活人 也算是一份功德 自己很是喜歡這個宋旺 聰明也有 耐勞的心也有 長老是一心想把這點醫學傳給他 又過了一個月的光景 這天到了半夜 長老把宋旺叫到禪房內 向宋旺說道 你來到為師這裡想學一身藝業 將來求取功名富貴為得是改換門庭 是不是這種心意 宋旺一想 師傅冒然向自己問起這些事來 大約恩師許是對於我將來的事注了意 恐怕把功



夫學會了一走 師傅落個白下辛苦 真若跟長老說 情願侍奉師傅的終身 當時打定了主意 遂向長老道 恩師 你不必掛念弟子的將來了 弟子來到恩師面前 不敢冒然向恩師請求 也不敢向恩師言語 弟子已是無家無業的人了 只有一個哥哥 尚不知流落到那裡 除我一人之外 並無他人 弟子願意皈依佛門 求恩師設法度脫 情願出家爲僧人 決不再貪戀功名富貴 情願服侍恩師白日飛昇 弟子所冀望是了此心願 求恩師慈悲 給弟子剃度了吧 長老一聽宋旺的話 知道他是錯會了意 長老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 你這一片虔心 佛祖定然嘉惠你 當時長老一說這話 立刻面上堆起了一片笑容 宋旺向長老面前一跪道 恩師 多慈悲弟子吧 長老道 你先起來 聽爲師把話說完 將來的事任你自擇 爲師不便攔阻你 長老向宋旺道 你不要疑心爲師我想教你出家爲僧人 佛門弟子全都有夙因 非同尋常 你只要懷善念就是了 與我佛門弟子無緣 不過與爲師遇合也非偶然的事 將來看你個人的福分了 長老說到這 宋旺道 恩師 莫非想不要弟子了嗎 長老向宋旺道 你不要疑心 爲師若有不要你之心 當初就不收留你了 爲師有一種心願 個人歷來是以醫治疾病救人爲念 因爲當年曾受恩師的傳授 這些年來救活的人無算 這種醫法雖曾傳給你師兄等 因爲他們全未得着其妙奧 爲師已經這般年歲 難道還把這醫道帶着走了嗎 我想你若能把我門戶的武術精華得去 雖能成名露臉 但是沒有機會 雖有一身藝業 有什麼用呢 爲師想把我這點醫術全傳給你 將來用他行道 或是本肯佛祖之意 濟世活人 那時既可得着世人的敬仰 又可得享善名 豈不是一舉兩得

宋旺道 忙向長老叩頭道 弟子蒙恩師的慈悲收錄 弟子已經感師不盡了 恩師又要把

救人神錄弟子 恩師是一片成全弟子之意 只怕弟子沒有福 不能附恩師之志 弟子

不敢存那麼奢的願望 長老向宋旺道 你不要推辭 爲師知道你不致辜負了我這一片苦心

只要你個人有恒心 不要半途而廢 只要你肯下苦心 成的了成不了不在你個人 那在

爲師這點目力 宋旺又給恩師叩頭 長老先把隨身所有的穴道圖全交給他 隨向宋旺道

你要一心向這裡研求 把這穴道全記清了 那時提到那一宮那一穴 你全能說出來 那

才排成了 宋旺從第二日起 每日早晨練習武功 到了晚間自己在靜室專研究穴道圖 這

樣有二年的光景 把穴道圖全記清了 長老又把十三經 及脈訣等全交給他 宋旺一心

的研究醫學 所以把長老所教給的醫書 全把他研究的非常精細 長老在金山寺裡 盡說

收的俗家弟子就有百八十名 連廟中的出家的徒弟們足有數百人 惟獨對於這個宋旺最肯

盡心的教授 便未免落了偏心之名 宋旺這一把醫學全學了去 旁人更加有些不忿了 時

空短不了有那不老實的弟子 就說長老偏心 長老只好裝聾作啞 趕到宋旺把醫學學成

長老因爲他雖把自己的醫術得去 可是沒有實地的經驗 將來仍然不敢伸手 便教宋旺每

日在寺中試診 先治些平常的病 凡是宋旺所治過的全都好了 長老漸漸的放了心 疑難

大症也教宋旺給治 長老一看果然成了 遂把自己修功德的事全教宋旺主持 只是長老落

的怨言日甚一日 全有意跟宋旺過不去 本來長老對於這個徒弟既下了這麼大的辛苦 自

然是想教他把自己修功德的事全承當了 可是這種修德積陰功 是長老的一份善念 那所

有的徒衆們竟自不體諒自己 把教宋旺醫學的事 認爲是偏心 長老對於這種情形十分傷

心 若是教宋旺再在廟中呆下去 早晚必要生出是非 鬧出笑話來 那時反倒令外人笑話

遂決意帶着宋旺遊玩各處 救人修功德 並且寺中早定了規章 凡是來求治病的 全是問病捨藥 遇上必須診脈服用藥的才治 自己就是下山 與寺中毫無妨碍 遂把寺中的一件事 全交給了大弟子管着 金山寺也是大廟宇 各處有各處的管理 決無紊亂情形 因爲這種原因 長老走着很放心 當時長老把一切事交派完了 向別的徒弟說是朝南海去到各處訪高僧求解脫 寺中一切的善舉 交給監寺跟大徒弟認真辦理 不准變更 仍照舊法 長老帶着宋旺離開金山寺 這一路上作了多少功德事 救了多少性命 趕到了北省地面 走一處救許多的人 活人不計其數 漸漸把宋旺的名譽傳出去 竟得了賽華陀之名 長老十分歡喜 不過對於宋旺有些不喜歡的地方 他雖則也有善念 但貪戀紅塵的心太勝 往往給人家治了疑難大症 人家誰不想酬謝醫生 長老總是存着濟世活人之心 想着 一塵不染 盃水不沾才稱心 宋旺就不然了 對於施主們的供應 有意接受 這一來很教長老不悅 長老也知道宋旺與佛門無緣 自己不便勉強他 他已經得着自己的秘傳 足以濟世活人 也倒是自己一份功德善念 便想給他找一個永遠的地方 教他多積陰功 多行善事 倒也不在乎他出家不出家了 離出寺有一年多的光景 這次來到蘇州府所屬 武家屯地面 師徒二人在這一天無意中見一家門口帖着一張紅紙的招帖 宋旺見上面寫的是 本宅主人因爲病久未痊 孝女秋霜許下洪願 只要有人能把父親的病治好 情願以終身相許 長老看了這招帖 不禁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 宋旺便揭了下來 向恩師道 我們結這個善緣吧 長老諄了一聲 沒說什麼 心裡可大大不悅 暗說你自己雖則還出家當和尚 可是總算佛門弟子 決不該這麼一點不避忌 當着我的面前 就這麼放肆 足見你的塵心

未退 當寺長老可始終沒說什麼 任憑他去辦理各行已是兩己 宋旺一揭這個帖早有人迎接着往裡讓 師徒二人到了裡面 只見宅子很講究 長老因問這宅內主人是誰 你道 這是何人的住宅 原來是武文鳳的家裡 這病人正是武文鳳的兒長武文龍 自從上次趙壁請武文鳳出世破趙家溝 那時武文龍正鬧着寒腿 正在不能動轉 後來一着急 上至泥丸 下至湧泉見了痛汗 當時寒腿竟會好了 自己多年的沉病 竟會痊癒一旦 自然是喜歡的別提 那知雖則是好了 總不能像平常人 禁不得勞累風寒 到了交冬時節 因為家裡的事連着急帶受風 寒腿病竟又犯了 這回一犯 可較從前厲害 連動轉全不行了 這一來武文龍在炕上那會不着急 自己的老伴兒早死了 所幸膝前有一女兒名叫秋霜 年已及笄 生得非常俊俏 又安靜又沉穩 對於老爹爹的病十分担心 請醫生診治了些日子 竟沒有效 秋霜希望爹爹的病快快好了 自己的歲數也大了 婚姻尚未訂 所以十分憂愁 後來武文龍的病簡直是無法治了 自己急得恨那治病的先生沒有好人 罵人家只會騙錢 不會給病人治病 秋霜在旁勸解着 後來武文龍的病更厲害了 這一來秋霜可受了制了 自己整天的哄着老爹爹 可也擋不住武文龍罵街 急的秋霜什麼願全許 只要老爹爹病好了 自己替了全願意 可是這病非比別的 只有沈重沒有減輕的 這天因為一點閒事勾起了武文龍的脾氣來 自己盡說的反正不說穩的話 後來竟把自己的病歸罪到別人身上 說是別人故意把他氣死 為是獨霸家產 因為自己沒有兒子 人家有兒子的帶着兒子躲了 為是我急死 好把家業獨吞了 秋霜一聽不好 這話要是教叔父們知道了 必定鬧起家務來 那一來把好好的一家人鬧個離心離德 那如何是好 但是自己對於父親又不能過分

的勸解 萬般無奈 這才提筆寫了這麼一紙招帖 說明只要有人能够把父親的病治好了 情願給人家做妻妾 那紙招帖出去 可怪始終沒有人來揭 按說歷來凡是以女子作爲酬報 就沒有不貪圖女色登門來攪擾的 因爲武文龍兄弟武文鳳 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轟天雷武震 全身武藝 力大無窮 在鄉里中沒惹過事 可是也真不怕事 若有敢來攪擾他們的 那不是太歲頭上動土 老虎口中拔牙嗎 所以武家貼出這種招帖 別說鄉人不肯 也不敢起別的念頭 若換在別人是非可就多了 這些閒文不在話下 且說這日宋旺跟長老來到武家屯 把俠女武秋霜的捨身求名醫救父親的招帖揭了 有武家的家人把師徒二人請進了客屋 往裡一回稟 武文龍不知道女兒辦的事 遂向家人說道 誰教你們往家裡拉和尚 你們也太以大胆了 家人道 大爺 你別跟我們着急 我們那敢擅自作主 這是小姐教辦的 武文龍睡了家人一口道 胡說 我女兒是規矩姑娘 那能教你們往家裡拉和尚 你們這是胡說八道 我是不能動轉 你們是誠心氣死我 去 連和尚都給我滾出去 這裡正在着急 秋霜聽見父親屋中又吵起來了 趕緊過來 一見父親又跟下人着急 當時不敢不順着父親的心意 遂向下人道 你們怎麼這麼不知好歹 又教老爺子着急了 那下人道 我們那能不知道老爺子是病着 無故的教他老人家着急 因爲小姐貼了那紙招帖 總沒有人應招來給主人治病的 好容易今天有人揭了 我們進來稟報主人 想不到主人說我們往家裡拉相尙 秋霜一聽 暗說我命也算到家了 因爲父親的病 捨身救父 不想把醫生盼來了 竟是出家用和尚 要是真把父親的病治好了 自己終身是給人家不給呢 若是給人家 難道自己嫁給和尚嗎 若說是不跟人家 招帖是自己寫的 焉能那麼不顧信義呢

自己一陣爲難，不由得落下淚來。武文龍不論怎麼着急，也有疼女兒之意。當時向秋霜說道：「好姑娘不要爲難，你有什麼話只管說。」秋霜往父親面前一跪道：「這件事實在是在女兒之錯，因爲見父親的病不好，所以才想了這麼個主意，寫了一紙招貼貼在門外邊，寫明有人給父親治好了病，情願給人家做妻妾，說到這裡，底下的話不敢說了。」武文龍皺了皺眉頭道：「可憐你一片孝心，爲父的也不便責備你了。」說到這略一思索，遂向秋霜道：「傻丫頭起來吧，就是出家僧人也不妨事，爲父的難道還怕他嗎？要是給爲父的把病治好了，不怕我們多給他佈些錢財，他若想別的，一個出家人不守清規，那可恕不得我們不通情理了。」把他打出去，難道我們還怕他們嗎？說着又向家人道：「去把和尚請進來，家人一聽這可好，還沒治好了病，就按心打和尚，這個老和尚是自找晦氣。」秋霜跟出來囑咐家人道：「不要那麼蠻橫，若這麼無情無理，太以的教人家看着們不通情理了。」我時小姐囑咐好了家人，家人道：「小姐不用囑咐，我們焉能那麼不知好歹。」小姐放心吧，我們決不至說錯了話。說罷到前面把那師徒二人全請了進來。武文龍一見這師徒二人進來，自己的氣便消多了。因爲老和尚慈眉善目，徒弟是俊俏人物，全非常文雅。武文龍把打和尚的心，立刻消了。忙向二人點頭，含笑招呼讓師徒落坐。長老向武文龍道：「施主不要客氣，老僧有禮了。」武文龍道：「在下病腿，不能行動，老師傅不要見怪。」長老向宋旺道：「你見過這位施主。」宋旺向武文龍深深一拜道：「施主，你身體欠安，敝師徒恰巧行至貴寶地，願替施主除災。」武文龍見這位少師傅是俗家打扮，長得文雅異常，自己是十分喜愛他，遂向宋旺道：「你請坐吧。」當時師徒二人落坐，便問起武文龍病的源來，知曉武大爺的病起於風寒氣惱，長老道才說

道 施主 你這病非一日所得 那麼也不能當時就好 武文龍翻了翻眼皮道 老師傅不用介意 只要能够把我的病治好了 就是令師徒在我家中住個三年五年的 我們也供應的起 只求別教我這受罪就行 宋旺一聽這位施主的話 是誤會自己是江湖的生意道 借着這機會來騙人吃喝供應 遂向武文龍道 施主不要錯會了意 希望施主莫難早消 我們並非說施主這個病經年累月的治 施主就是有那種耐心 我們也沒有那樣工夫 若是施主病的日子少 我們師徒准能手到病除 只是施主病的日子太久了 又兼年紀到了 氣血兩虧 所以治着不容易 據我看施主這病有十天准能起床 武文龍一聽宋旺的話 有些太以的狂了 就憑我這麼纏手的病 一兩月能治好了 就算是神效了 若是再快了 真有點不敢相信 武文龍心裡有些不信 咀裡可不能不應酬 遂忙笑道 少師傅若是真能短期間把我的病治好了 我是承情不盡了 宋旺道 我們一句空言 施主焉能就相信 不過弟子雖則尚沒入空門 可也算佛門弟子 豈敢有一點虛言 不過我是受過恩師的親傳 對於醫術上不敢說確有把握 就是施主這點病 弟子還有法子來消滅他 只要施主的精血未枯 我能教施主仍能自由行動 只不知施主肯聽從在下的話否 武文龍道 少師傅只要是囑咐我的話 我是決不敢忘一字 並且這次是小女出於至誠的孝心 要救在下 才貼招帖訪求名醫 少師傅只要把在下的病治好了 在下決不能食言就是了 宋旺道 施主不要說這樣話 在下隨恩師雲遊四海 只是爲得了願心 修功德 不想竟遇到了施主這裡訪求名醫 師傅是出家人 我也是佛前記名的弟子 焉能再存別的妄念 我本應當不揭這紙招帖 因爲念及施主的孝女這番孝心 令人可敬 所以連敵恩師全不避嫌疑 來爲施主了災治病 我是決



不敢有別的心意 施主不要多疑了 宋旺這番話說得不止於武文龍十分敬服 連長老全都十分讚嘆自己的徒弟明白真理 又暗中歡喜起來 宋旺當時用了些手術 按着穴道就先給武文龍推拿了一番 武文龍就覺得兩腿格外的輕鬆 轉動時雖則還是不行 可是較往日好多了 自然是十分高興 吩咐家人給老師師傅徒二人預備靜室 教廚戶單預備素齋款待 趕到第二日 宋旺教武文龍把病的情形詳細說了 然後開了一個藥方子 教人買了來 又教把武文龍這間屋子的所有透空氣的地方 全都糊嚴了 不准有一點透風之處 買的這劑藥有四十餘味 倒也沒有什麼貴重的藥品 煎這劑藥時宋旺親自動手 連長老全不管 竟由他自己處理 趕到把藥煎好了 用茶盃斟了一盃 餘下的放在鍋內 先令武文龍薰洗了兩腿 然後用推拿法把武文龍兩腿上十六處穴道 全給推拿過了 血脈在裡面全活了 然後針灸齊施 按着穴道全針灸到了 這才把湯藥讓他服下去 趕緊的把門關嚴了 立刻把門鎖 不准人出入 恐怕帶了風進去 及至等兩個多時辰 宋旺才把門開了一遂向家人說道 趕緊請你們小姐前來 服侍老主人要緊 因為這病已經全好了 只須好好靜養十天內准能下地行走 復舊如初 當時家人等也是十分喜歡 便趕緊去報告小姐 小姐聽到了這種信息 趕緊的到前面來 猛然聽說父親的病居然好了 因為事出意料之外 也顧不得屋中有生人沒生人 便趕緊來到父親面前 一眼看見了這位少師傅 自己不好意思的不理人家 並且又是給父親治病的恩人 遂向宋旺萬福道 少師傅 這次家父的病本十分難手 少師傅竟能以妙術除却沉疴 使家父少受病榻纏綿之苦 我父女全感恩不盡了 宋旺暗打一打量這位姑娘 俊秀端莊 實在是人品出衆 可是俊秀中含着一派貞靜之態 宋

旺倒不敢過於看了。忙答禮道：「小姐說那裡話來！我們既入佛門，應修善果。這是我們師徒的本分，應當這樣作才是。至於感恩戴德的話，實不敢當。」小姐趕緊伺候，令尊老大人要緊。這十天內，只須靜養，連藥全不用再吃了。可是最忌暴怒重風，千萬這些事不要疏忽才好。當時小姐連連答應，隨向父親面前看了看，不由得吃了一驚。見父親的面色如同白紙一般。躺在那裡一點氣力沒有，連眼皮全不睜。小姐眼含着淚，招呼了聲爹爹，連招呼了兩聲。見武文龍微睜開一點眼皮，別看小姐精通武術，此時真是六神無主，不知是好是壞。又接着問了兩聲。武文龍道：「就覺着一點力氣沒有了，你不要問我話了。當時小姐不肯再言語了，自己皺着眉頭，看着父親發愁。」宋旺向小姐道：「武小姐，你自管放心，老爺子決不妨事。因為這麼重的寒腿，病非一日中的，要想去這麼重的病，必須把他內裡風寒全散出來。這種風寒全在骨縫裡，在下用先天八法針灸藥劑齊施，才算把風邪給散出來。散這種風寒談何容易，若不是最後這場痛汗，還不算完全。因為是剋削的太厲害了，元氣傷了，慢慢的再緩，這就決無絲毫妨礙了。」小姐只給老爺子多煮些滋養食物，別的一概不用了。小姐聽宋旺一說這種情形，自己算是放了心。宋旺容小姐把話全聽明白了，自己恐怕在這裡多有不便，便告訴小姐好好的服侍病人，跟着便告辭出去。到了客屋中，親把自己如何給武文龍診治的情形，以及針藥齊施的情形說了一番。長老聽了，嚙向宋旺道：「這次散風寒有些過力，汗出得透了，身體大傷，大約得緩十日方能霍然。」宋旺把稍有懷疑之處說明。長老向宋旺道：「這種地方就是你經驗稍差之處。若是再鍛鍊鍛鍊，在這種地方就不致沒有把握了。」長老又把用藥的訣竅全說給他。宋旺才知道自己的經驗閱歷比恩師差遠了。不

提長老師徒二人談話 且說這位武小姐 伺候着父親 武文龍趕到過了兩天 到了第三天  
 早晨 武文龍一覺醒來 一翻身 就覺得兩腿不知不覺的也隨着翻轉過來 趕到穿衣坐起  
 那知兩腿竟得轉動自如 精神也恢復多了 這一喜非同小可 自己忙招呼道 我是真個  
 好了 兩腿果然能够動轉 這真是神仙保佑 人家這才稱得起妙手回春 有起死回生之能  
 武小姐也以爲是喜從天降 可是想到自己許的心願 不由面色通紅 當時見爹爹沒想到  
 這層 自己只好先過一時是一時 當帶先服侍父親把衣服穿好 武文龍就要下地 小姐攔  
 着不教父親這麼忙了 免得再受風重復了 就不好治了 武文龍心急 遂令姑娘趕緊把宋  
 旺請過來 小姐遂打發下人把師徒二人全請過來 長老般着徒弟過來 一看武文龍臉上的  
 情形 確是大見功效 不像那天那種情形了 那天的情形是十分危險 這時宋旺心裡有了  
 譜 知道過兩三日准能起床 脫此大病 總算沒白下這番功夫 武文龍更十分的高興 自  
 己坐在床沿上 令女兒扶着 居然也能够站了起來 跟着就要照常人一樣的行動 宋旺向  
 武文龍道 武施主 千萬不要這麼大意 若是太以貪勞過累 恐怕還要受傷 武文龍遂不  
 敢過於的強着行動 自己也怕氣血未足再落了殘疾 那一來倒沒法子可想了 於是坐在床  
 上向宋旺道 少師傅跟老恩師真是我救命的恩人 我若在世上多活一年 皆是你們師徒二  
 人所賜 長老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 我們在佛前發下大願 願成善舉 多結善緣 此次雲  
 遊各處正是爲了個人的心願 我們既不爲名 也不爲利 只懷着濟世救人之心 按着敝師  
 徒下山行道本意 就打算爲施主們多盡一分心 多結一分善緣 等將來功德圓滿之日 我  
 們也好在佛前交願 把所作的功德事全要在佛前申訴一番 應該對於施主等的佈施盃水不

才算是善念了。這次到武施主這裡，因為必須看着施主的病情，一時不敢離開。這才在施主這裡招擾一切。我們是來意清白，請施主絲毫不要為我們打算。長老向武文龍把話遞過去，說明作善事來的，並非像行醫治病的大夫們一樣。既是行善事，就得始終以善念救人。至於小姐所說的捨身救父，長老決不教他們那麼辦。因為宋旺是自己的徒弟，雖則沒有剃度，他是自己的門徒，人人共知。若是任他揭帖娶人之女，那時只怕落空流言。說是江湖生意，打着救人的招牌來騙人。長老想到了這層，所以早早的用話封住了。武文龍還向長老道：「老師傅，我家不是無名少姓之人，作出事來憑天理良心，顧全自己的信義，不能出乎反乎。我女兒是一番願心，以身報父恩。因為這種事出於情願，我們父女焉能食言。」少師傅這次救我武文龍回生，脫却無窮的病魔，既能這麼容易把我一身冤孽治好，這總算該着我們父女生在世上。不然我這病萬一不治，我的女兒也就不能再獨自活在人世了。這次他捨身救父，是他自己出的主意，焉能食言呢？少師傅若是已經剃度的僧人，不能再戀紅塵上的一切。少師傅既是俗家，年歲又很相當，在下願以小女終身相託。這件事在下也曾反復三思，才決定了。小女自幼失去慈母的疼愛，如今依我這個性烈如火的爹爹，女人定要疑惑我把他驕養得不知禮節規矩，其實不然。他天生來的安靜賢慧，性情貞烈。這是他自己出主意求醫，以終身相酬。他並非是那下賤的女人，就是遇上那不能相託的，因為救了我，也不能夠反復。若是令師徒全是出家僧人，那他只有一死了之。如今令徒既是俗家弟子，他是抱定從一而終，令徒若是不肯來成全這段親事，那麼小女終身決不能再嫁了。武文龍一說這種話，長老含笑說道：「施主不要這麼固執才好。小徒雖則是俗家弟子，

可是己許身佛門 早晚也要剃度的 施主若是以婚事相強 我們把善念豈不成了惡業 施主還是給令愛另選高門 豈不比我們這遊方的師徒強嗎 長老出於一片真情實意 給徒弟摘解貪財好色之嫌 那知武文龍是一片心血 決不能因為長老這幾句話 把女兒招親的事算完了 想罷又向長老說道 老師傅固然是心存善念 作大功德的事 可是這種事不能那麼固執了 老師傅他令徒全是一片慈心 可是我們父女也不能作那小人的行為 出乎反乎 言而無信 我們父女現在若是起這種心意 那算我們父女沒有信義 我想既然是摺帖貼出去 別人可以不知道 鄉里人誰不知曉 這次少師傅給我治好了病 就是沒世難忘大德 對於少師傅這番悉心救治 我這癩醫束手的病 終被少師傅給除了根 對於我有再生之德 小女既然有言在先 焉能背信 話就算說到這裡了 老師傅若是仍然不答應這件親事 我們沒有別的 小女決不能再嫁他人 他或是一死 或是身入空門 我也就無法攔阻於他了 老師傅救人反倒是害人了 那一旁令師傅一走 鄉里不說是令師徒清高 一定要疑心到我們父女 仗着自己守鄉在地 反復無常 把救命的好處全忘了 反把人家赶走 我武文龍在鄉里落了這種名聲 還怎麼立足 老師傅若是那麼斷然的走了 我們父女一個氣死 一個急死 老師傅豈不是作了孽了 武文龍這番話說得長老無話可答 便向宋旺道 你自己斟酌吧 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我決不攔阻你的親事 這事在你自己 願意你也對武施主說 不願意你盡對武施主說 長老一說這種推脫的話 宋旺臉一紅 心說 師傅這話說得太以無道理了 我別說還不敢起貪心 就是有心意 有我宋家接續後代香煙 我也不能自己就這麼開口答應 那就教師傅把我看的一文不值了 想能勉強說道 恩師不必

來問弟子 弟子自拜恩師之後 心無二意 自從拜在您的門下時 就想着求恩師給我剃度了 我又無家無業 早就看破紅塵了 決不想再貪戀俗緣 這裡的事恩師即能作主 何必再問弟子呢 長老向宋旺道 不是師傅我不給你作主 這種事關係着前途 焉能就這麼輕於答應 或是拒絕 你個人的一生意 爲師能相強嗎 宋旺道 師傅這事弟子不願答應 還是願意作佛門弟子 長老方要答話 武文龍道 老師傅你這就不對了 他是你的徒弟 只要你有一句話 他焉敢不遵 據我看令徒就是不出家 也一樣的作功德事 我們在家人總想着修行 修行的是心 若是心地好 就是俗家也能成佛作祖 令徒有這身藝業 多作些功德事就是了 難道跟出家有什麼分別 求老師傅多慈悲吧 把這件事成全了 也是件德行事 當時武文龍求老師傅答應這件親事 長老只是推託 宋旺不敢稍背師心 這時小姐來了 武文龍是性情直爽的人 遂向姑娘道 你來了正好 我這裡正作不出主意來 你的事你自作主張吧 我方才正跟老師傅商量你的終身大事 老師傅不肯答應 說他師徒一心行善 救人作功德事 決不能有絲毫希望 若是向病家有一點需索 那就算造了孽了 所以不敢承認你的心願 讓我們另擇高門 可是對於你絕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因爲他們是一分善念 你是孝心 他們不答應 正是守佛門的規戒 我們要求他們答應了 又怕他們爲難 爲父倒不好過分說了 你也這麼大了 這種終身事 早的辦完 也了去我份心思 現在爲父不便過於跟老師傅說了 他若是有什麼意思 不妨說出來 爲父的與你作主 小姐臉一紅向長老看了看 又看了宋旺一眼 低頭思索了思索 遂說道 你對於女兒的事不必商量 就作主張就是了 女兒沒有娘 只可依着父親 你說怎麼辦怎麼辦好了

不必問女兒 武文龍道 好孩子 爲父的性情 不論什麼事 歷來是從正道上來 不曉什麼教背人 因爲我們是事從正大光明處着想 從正大光明處辦 那有背人的事呢 這種終身大事任什麼人不能強 你想 人家師徒這一竭力的推辭 我那能够再深說 只好是任憑人家師徒之意了 小姐在先本有些害羞 這時一聽父親說人家不答應這件親事 自己許下願心焉能反悔 一個做女人的 別的事還有可話 對於終身大事 焉能說着玩呢 從前已決定了不嫁二夫 惟有從一而終 雖則是女流 也絕不能够說了不算 反復無常 他師徒雖然推辭 豈能就這麼含糊了事 這時可顧不得了 遂向武文龍道 父親這件事可不能這麼辦 女兒的性情 你老不是不知曉 從來不是隨波逐流的沒有主張 女兒是守身如玉 不敢有沾家聲 這次爲父親的病虔誠禱告了天地 這才寫那個招帖 女兒早決定了 求名醫異人來給父親治病 那麼來揭我們招帖治病的 未必對於女兒的親事就那麼般配 如題僧道兩門 或是衰老的老翁 或已有妻室的人 女兒焉能把終身許配呢 那時成是給人家做侍婢 或是從重謝人家 女兒是從一而終 決不再嫁 只有事奉父親的天年 然後找一清靜的尼菴落髮修行 如今遇上他們師徒二人 又是這位少師傅把父親的病給治好 總算女兒終身有靠 蒼天有眼憐惜苦命的女兒 教我遇上他師徒 女兒決不能再嫁他人 生爲宋家人 死爲宋家鬼 女兒祇知道言行一致 決不能再更改了 爹爹要給女兒作主 女兒便終身有靠 不能給女兒作主張 我惟有一死了之 別無他言 武文龍聽着不住的點頭 度善長老聽着也是十分佩服 宋旺也動了心 又看見秋霜小姐這份像貌美麗端莊 令人又奸又敬 自己心想若是得這麼一個美貌的妻室 說不定還許文武全才 自己這一生總算沒



白來 再說自己出門訪道 原本是想巴結功名富貴 絕沒想到竟投到金山寺 自己的胞弟  
口經生死存亡不知 到如今沒有下落 自己再出了家作了和尚 豈不把宋家後代香烟斷絕  
了嗎 我還是趁着沒出家答應了他們這門親事 免得錯過這個機會沒處找去 自己打定了  
主意 遂想說自己願意 只是這個話怎樣出口 若是一答應 師傅一定恨我無師徒之情  
戀念紅塵貪圖女色 自己心裡這一猶疑 兩眼未免多看了小姐兩眼 武文龍向長老處 老  
師傅聽了 小女決意的終身倚靠令徒 這倒教我難辦了 老師傅還是多慈悲吧 長老遂  
向武文龍道 武施主不要這樣爲難 貧僧決不是故意的刁難 不讓令愛跟小徒結成婚姻之  
好 不過我焉能把這種事攔在我身上 論起我們師徒 全是佛門弟子 婚姻的事是無分的  
惟有令愛決意從一而終 令人可敬 貧僧也很願意教令愛和小徒締結秦楚之好 只是佛  
門弟子 視俗間擾攘在紅塵之中 如同是沈淪苦海裡 只是從苦海中救人 那有把人推  
牢裡去的道理 小徒入佛門已經是十載光陰 如同已到了慈航的跳板上 再有一步即  
登彼岸 可是現在施主以這段姻緣相強 貧僧要是拒絕了施主 對不起令愛這般貞孝之心  
若是教我這徒弟退出佛門 正是如同已經到了慈航被貧僧推入苦海裡 施主替我想  
我如何敢作主張呢 長老把自己的那片難處說了出來 武文龍聽了 不禁連連點頭道 老  
師傅說得倒是實情 這麼辦吧 索性老師傅不要管令徒的事 這件事就憑他自己主張  
武文龍爲是把這位老方丈的話封住 這位少師傅別管甚麼 不能像老和尚似的心如鐵石  
自己把這話說完 長老道 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 武施主你自己斟酌籌辦吧 貧僧決不攔  
阻就是了 當時武文龍遂向宋旺道 少師傅你聽見了沒有 老方丈決不攔擋我們這段婚姻

之事 少師傅你看我們父女一片至誠之意 焉能再沒一點活動的心意 小女是只有從一而終 絕不肯再嫁他人 少師傅你若是不允從我們這頭親事 我們父女只怕兩條性命全要斷送 送你一人身上了 那一來我們父女一番善意化爲烏有 少師傅你救我的這番苦心也虛用了 宋旺道 施主這一說起來 我宋旺成了罪人了 我已經要身入佛門 焉能再有這貪嗔痴愛四塵字 施主我還是守本分的地方怎麼倒成了罪孽了 武文龍道 少師傅不管怎麼說 你既未落髮 就不算是出家人 這是前生造定的事 非人力所能強求 只望少師傅不要這麼固執 不答這頭親事 我武文龍決不令少傅走的 宋旺一聽 知道自己不應了這頭親事 他決不能甘心 遂向武文龍道 施主你是明白人 就讓我不忍作孽害令愛的終身難得收原結果 可是我總算是未出師傅的門牆 隨着師傅遊方四海 到處爲家 正爲是多修功德多種善果 到了如今 遇上這種大事 要我自己自作主張 糊哩糊塗的就這麼辦了 我在我恩師前面也太以的不孝了 宋旺的必意是只要是師傅肯答應 自己絕不再推辭了 索性就答應了這頭親事 當時度善長老也聽出來了 心中雖是不悅 可是不會顯出神色來 武文龍遂向長老道 老師傅多慈悲吧 我們父女終身不忘老師傅的大德 武文龍說出這樣話來 長老也知道這是天定 自己若是再不說允許的話 武家父女定要恨我從中作梗了 我是何必這麼看不開呢 自己打定了主意 遂向武文龍道 武施主不要錯疑了貧僧 貧僧是絕沒有破壞令愛和小徒的親事之意 我就算答應呢 但願他們百年好合 永偕白首就是了 武文龍哈哈一笑道 賢婿你還謝過你師傅等什麼 宋旺聽了 果然便跪在師傅面前磕頭 武文龍又向着武秋霜讓他也去謝老師傅的慈悲 武秋霜雖覺 觀 只是自己終身

大事 盡善盡作什麼 遂也跪在長老面前磕起頭來 這一雙小夫婦一磕頭 立刻把長老的惱怒全消了 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你們請才是前世注定千里姻緣一線牽 貧僧也竟歡喜 武文龍道 這全是老師傅的慈悲 武秋霜站了起來 宋旺又拜見了岳父 武文龍心裡這痛快 身上的病全好了 女兒的終身有靠 自己也算了却一段心事 再說 宋旺小小年紀居然能够有這麼好的醫學 實在難得 自己得了這麼個乘龍快婿也就很知足了 當時所有武宅的家人 全得着了信上來道喜 武文龍各有重賞 下人們全歡天喜地 宋旺雖然歡喜 可是面上可不敢帶出一點神色來 仍然隨在了師傅的身旁 長老見徒弟十分恭敬 自己也不便說什麼 可是自己絕不肯再在這裡住着 遂向武文龍道 武施主我要告辭了 貧僧出寺有二年多的光景 我們那寺中有五百僧衆 全能謹守規戒 只是貧僧出寺太久 萬一他們把金山寺的成規胡亂的破壞了 清靜禪林便算是壞於一旦了 武文龍請求老禪師在徒弟完婚後再走 老禪師因不願再擾攘紅塵 自己的心願交了 任憑徒弟麼樣也不再干涉了 所以非走不可 當時把宋旺叫到面前囑咐道 這位武施主跟武小姐父女全是知恩不忘報的君子 結這個因緣就爲得是俠女的終身有靠 論起來爲師傅的既然把你收錄在身旁 就不能再教你遊戲紅塵 只是爲師我早看出你不是我佛門弟子 這次的姻緣可謂是天生 事出於意料之外 爲師的也不敢把你們這一段好事拆散 現下只有捨却師徒之情 成全你們夫婦之義 爲師此番回金山寺 不願再履塵園 只盼仍要把爲師所傳授的醫術 多多濟世活人 但是存心濟世是個人功德 今在你自己了 你作爲師的一番苦心全忘了也在你 若是不忘呢那也在你了 當年你學武功跟學醫術的時候是何等懇切 我盼你不要忘了才好

度善長老到這 底下的話不再說了 起身告辭 離開武家屯 徑回金山寺 按下這位長老不在話下 且說武文龍見這老方丈一走 吩咐家人等趕緊的把那所有喜事應用的東西全預備了 若比起平常辦喜事來可就差多了 那得排場鋪張全講究到了 這時是招贅就省事多了 宋旺住在書房裡 自己倒十分省心 任什麼也不用管 由武家給備辦了個齊全 武文龍因爲十分的高興 一切的事全要給思慮到了 怕的是女兒受屈 吉期易到 武文龍眼看着兩人結成連理之枝 情同比翼 真稱得起是天造地設的一雙璧人 這一天到了武文龍的生辰 女兒女婿給自己作壽 在壽堂上這一雙小夫婦給自己一磕頭 自己一喜歡 又加上沾了些勞累受了些風寒 病又返復了 敢情這種病還是最怕返回 因爲武文龍別看滋好了 究竟是久病之身 氣血雙虧 受不得什麼 這次一辦壽事 受了勞累 病勢會不重呢 這次只病了三天 便一命嗚呼了 這錢武秋霜恨不得跟了爹爹去才好 本打算飽食而死 可星禁不得宋旺竭力安慰 自己無法 遂強忍悲痛來打點父親的喪事 趕到把喪事辦完了 因爲武文龍的親屬 只有這麼個姑娘 關於家中的財產 全在歸手將武文鳳手中執掌着 又因武文龍生前是病纏着身體 所以一切事全不加過問 趕到武文龍這一死 又趕上這位宋旺是新招贅的女婿 自己在這禮葬裡是一份客居的意思 自己又無家無業 所以武宅的家人們總瞧不起他 武秋霜姑娘本是心高氣傲的人 辦着喪事 就鬧了好些個不痛快 當時武秋霜姑娘打定了主意 要和家人們爭這口氣 自己想這樣在家裡呆長了 很不合適 親戚遠離香 朋友高搭牆 還是千古不易的話 因爲這個 決定另想法子不再在這呆着了 宋旺也看出來了 早晚自己得另作主張 這小夫婦兩人 全安定了這種心 這

一來更容易鬧誤會了。宋旺這天無意中聽到了武宅的家人們私下裡談論起家事。議論到宋旺身上，說他是該走這步運氣。老當家的病雖是他治好的，可是命也送在他身上。若是主人那點病根子不好，也不致於得了這場病把命送了。若是那老病沒好，在床上養着，够時候除了吃喝別無一點事，自己靜養着，准可多活幾年。那時我們家中也不會又平白無故的多添這麼位外姓的主人。並且這位姑爺太精明強幹，咱們這位姑娘便更加比別人厲害了。咱們二爺若是儘自不回來，只怕後來這點家業全得歸了他。再說這位姑老爺是行醫賣野藥的半個和尚，二主人回來，保不定還未必願意了。那一來，定然要多一片是非。當時這些家人們不過是閒談論，也不是當真的不痛快這位姑老爺。那知宋旺暗地聽了個滿耳，自己心想：這個地方實在不能住了。我若是盡自在這裡住着，不定得鬧出多少是非來。還是走了爲妙。想能遂來到了自己屋子，便向俠女武秋霜說道：我們是趕緊走吧。這裡如若再呆下去，准得受人白眼。不如早謀自立。武秋霜見他話說的太突兀，遂向他問道：你是受了何人的氣了？這話從何說起呢？宋旺遂把自己聽見家人暗中議論的話說出。這樣豈能再在這裡受這種閒氣？並且我受師傅的訓教，教我體着恩師的教訓，要多行善事，普濟衆生，免得空下了多少辛苦。你想我要不多作陰功，多作善事，自己也覺愧對恩師。打算到外面遊玩遊玩。把南七省走到了，再遊北六省，把天下全雲遊到了。那時才算却心願。說罷遂又竄撥着武秋霜跟自己一同走。並且說如你果不願意走，我便單獨走。武秋霜聽了很贊成。將來等叔父回來，有個願意不願意的，因自己的性質驕傲，情願過清苦的生活，也不願受人的輕視。只好離了此處，將來叔父回來，能够原諒我一片苦心，教我們再回來。我們就

不再存着不安的心了。倘若叔父不滿意自己這件親事呢，自己就不便回來了。免得被人家看不起。小夫婦商量好了，遂向老管家說明。二人是回家省親，並且那有總在娘家居住的，道理呢。等二主人回來時，告訴他，就提我們少則三兩月，多則一年，一定可以回來。說罷辭別家人。俠女武秋霜和玉面火神宋旺，立刻起身，够奔金陵而去。這天來到淮安邊界，宋旺囑武秋霜住下客店，因這位女俠武秋霜身邊頗有私蓄，還不至困住了。算起來所帶銀兩，是够兩人在外遊玩一年半載的。那知在店中竟遇上了小蜜蜂宋起，被困在店中。受店內夥計的奚落，在先宋旺還想不到胞兄落到這般光景，因為是同胞的弟兄，誰的脾氣秉性，那會不知道。心說我哥哥是絕不離開綠林道的。既是作沒本錢的買賣，怎會困住了呢。他那知其細情。後來越聽口音越像，又因宋起一報姓名，更算無異了。宋旺先將夥計打點好了，然後走過來，問道：哥哥因何到此。宋起一聽就是一怔，仔細觀看，原來是兄弟宋旺。也問道：你由那來呀。弟兄各叙離情，同到上房給武秋霜引見了。宋旺把情由說明，然後又問宋起這些年在那裡存身。宋起不肯以實言相告，只說自己幾年來沒有什麼隨心的事，只在江湖上遊蕩。又說我們總算命運不濟，竟不能報全家之仇。宋旺道：兄長這話，錯了。咱們雙親早已黃金入櫃，不知還有什麼冤仇。這不是怪事嗎。宋起道：兄弟你那裡知道。咱們全是江湖路上的人，不想江湖路上，竟出了一個忘了本來面目的江湖道上的惡人。此人姓黃名天霸，人稱金鏢小羅成。他的父親也是綠林道的朋友，他也曾在綠林混過，不想竟忘了本來的面目，專與綠林人爲仇作對起來。凡是綠林道的人，只要遇上他，決難逃得活命。意狠心毒，不給綠林道的弟兄留一點餘地。所以綠林人全恨他入骨。愚兄因爲了朋友

的事 便得罪了這個小輩 他竟搬動是非 給我掘坟滅祖 把父母的屍骨全抖了 我想起此事 如亂箭穿身一般 所以總想着這個仇 不能不報 我們作兒孫的不能增光耀祖 改換門庭 到如今反到落的祖宗坟墓都被揚了 有何面目在世上海着 故此各地訪名師 恨不能早成藝業 好給我們死去的父母報仇雪恨 宋起把這番話說得入情入理 玉面火神賽華陀宋旺深信不疑 心想兄長一定是沒作那傷天害理 強梁霸道的事 因為若是搶劫偷盜 任意而為 便決不致落到這般光景 足見他因變分守己才致被困的 想着向兄長說道 那金鏢小羅威黃天霸是項長三頭 勝生六臂 他有何樣本領 小弟也要會會他 當時宋起見兄弟說了這種言語 心裡非常的喜悅 遂說出黃天霸在淮安府廳不全手下 若能把他的首級取來 便算給死去的父母報了仇 宋旺道 兄長不要着急 小弟一向不知家中的情形 小今既然知道了 弟若是不報死去父母的大仇 我豈不是偷生人世 兄長可隨小弟同去 如蜜蜂宋起道 就是不遇見兄弟你愚兄也不能不報此仇 兄長你既有這番心 總算父母沒白養我們一場 我們索性從此狂奔淮安 到那裡把仇報了更好 不能報我們也幫攪他個天翻地覆 給他惹禍場大禍再走 只是我們男子 又有一身本領 沒什麼妨礙 若是弟妹隨去有許多不便 宋旺方要答話 俠女武秋霜從屋中走出來向宋起道 大哥你可把弟妹看成廢物了 莫說是去淮安府只是近在眼前 就是天南地北 弟妹我也沒把他放在心上 大哥不必以斯為念 弟妹我別的不會辦 這事尚可助一臂之力 當時武秋霜一答話 宋起忙答道 原來弟妹也是俠女出身 這真怨我肉眼不識真人 弟妹這般俊……宋起不由己把不該說的話要說出來 說了半句覺得太難為情了 忙改口道 俊傑英雄的女流實在少見



同胞兄弟得弟妹幫助 也真是家門有德了 不瞞弟妹說 我們哥倆太單了 上無三兄 下無四弟 兄弟兩人又分至多年 如今才得相聚 我們真得多近乎近乎 弟妹你又能幫着我 們哥倆報仇雪恨 我們沒有別的 只有祝弟妹一身多福 神佛護佑着弟妹你逢凶化吉 遇難說成祥 有大災大難教我不成才的哥哥替了 我也是願意的 武秋霜一聽這大哥話 那的太親近了 要論起跟兄弟媳婦可不應該 好在自己有俠女之名 就不能像平常小家女子樣了 自己想 着就是大哥說話有個一言不週 自己索性給他個大大方方的輕好 武秋霜遂向宋起微然一笑道 大哥你這可言重了 弟妹我可也担不起 當時宋旺更是不覺得兄長的話不應該 只覺着哥哥是心腸熱而已 弟兄兩人直談論到三更過了 才各自安歇 次日起來由宋旺算清店賬 一同起身够奔淮安府 來到淮安先落店 宋起是採花賊出身 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竟因兄弟秋霜花容月貌動了邪心 自己前夜在店中說些番話時弟妹向自己一笑 自己錯想了 疑惑弟妹心禪有了自己 所以一路上足照顧吃喝起坐 沒一不處操到了心 武秋霜是正人心裡想不到別處去 只想着宋起是疼他兄弟 所以對於自己也格外照管 論起來不是外人 並且現在他兄弟又在面前 他豈能有別的心思呢 世上那能有那機禽獸行爲的人 所以武秋霜絕不想有什麼歹意 趕到在淮安城內落了店 宋起向宋旺道 你可以到漕運總督衙門附近 及副將衙門附近 探聽探聽有什麼消息 探好了道 我們得便就下手才好 宋旺道 咱哥兩個去不好嗎 宋起道 兄弟你那裡知道愚兄的事 我與金鏢小羅成黃天雷早結下不解之仇 與他認識要露了形跡 有許多不便 賢弟想是與不是 宋旺一聽連連點頭道 兄長說的極是若露了行藏 不止我們在此不能下手 並且不能

站足了 小弟我自己去吧 當時宋旺便起身去探探漕運總督衙門的鐵路 跟副將衙門的遺路 赶到探好了道 便連忙回轉店中向宋起報告 說是總漕衙門大作壽辰 門外是懸燈結彩 非常熱鬧 因為這次是總漕大人的壽日 所有百官全都來到總漕衙門裡拜壽 我們正好在壽辰的正日子的夜半 闖進總漕衙門殺黃天霸 因為正是他們困乏之時 定然能够得手 小蜜蜂宋起聽着 明知難天霸到口北連環套 齊辦御馬一案未回 可是當着胞弟只作不知 遂隨聲附和的答應着 玉面火神賽華陀宋旺 認為這次的大仇無論如何也得報 能報了仇 才算父母不白養自己一場 當時宋起是絕製贊成 不過自己心中暗打算盤而已 宋旺到了自己屋中 報告自己探道的情形 爲是讓自己這位太太 幫助自己一勝之力 那知到了屋中 見秋霜在那裡 低頭不語 眉峯緊鎖 淚珠兒含在眼中 如同一汪水似的 要落未落的情形 宋旺見了 不知所措 忙向前問道 你好端端的這是怎麼的了 俠女秋霜看了看宋旺 遂抬起頭來道 我沒怎麼的 不過是爲得我離家流落外面 將來算怎麼了呢 當時宋旺勸道 你不要想這些閒事 我將來自有辦法 決不會教你失意 武秋霜聽了只享了一聲 低下頭似是有好多話不願再說了 你道這位武秋霜究竟是爲了何事呢 教情這位武秋霜却已看出了宋起不是好人 因為宋旺一心無二的拿這位胞兄當作了親人 以爲好容易能够骨肉團圓了 然後自己算有了帮手 聽了宋起的話 實想着兄長對自己決沒有誑語 那知道是他說的完全是一片謊言 那裡是什麼揚攻之仇 不過是爲了一面坡田家店 鐵棒子田英一事 自己恐怕沒有立足之地 才重回關內 焉想到找不到機緣 這才把自己因到店中 論起來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 該該把正經心拿出來 那知他是江山易改 秉性難

移 自己方才遇了救星 想不到竟自淫心又起 對於這位弟妹竟起了邪心 他從一見面就看着這位弟妹是傾城絕世 自己雖則貪花好色 美貌的婦女見過不少 可是像這位弟妹如此美貌俊秀的 絕沒見過 這位弟妹是俊俏風流中有一種貞靜之氣 令人不敢輕視 當時自己只爲關着自己胞弟 不好細看這弟妹的俏面龐 遂暗中盤算 想要把弟妹得到手中方才趁心如願 今日乘着把那宋旺打發走了 以爲得了機會 在店中住的原是裡外兩間 宋旺跟宋起兩人住在外間 俠女武秋霜自己住了裡間 趕到宋旺出去一探道 武秋霜只坐在屋裡 宋起好似熱鍋上爬的螞蟻 裡山外進的 找這個尋那個 鬧個不休 當時俠女武秋龍不好意思不答理他 那宋起見弟妹沒不願意的神色 自己遂令店夥泡了一盞香茶過來 斟了一盞茶送到屋中道 弟妹我們這是爲父母的冤仇 住在旅店中 飲食一切多不方便 弟妹你受屈都是我弟媳所累 盼着冤仇得報 我們隨了愿 那時再補付弟妹吧 當時這位俠女武秋霜 見兄長這麼恭恭敬敬的端着茶送到自己面前 自己是不好不接 遂伸手把茶盃接了過來 險些把茶全翻了 武秋霜的面上一紅 自己有心發作 又覺着不要緊的一點事 自己身爲俠女 將來還要在江湖道上歷練 只爲這麼點小事全計較 豈不盡是是非 當時便沒言語 那宋起膩着不走 站在那裡竟自談起家常事來 說自己自幼年弟兄離散 天南地北 又沒父母 那知竟自流落江湖 也沒成家立業 後來又遭了這樁事 使父母死後不得安生 我兄弟倒能得着賢內助 可是愚兄還是孤身一人 無依無靠 就是身上穿的衣服破了 沒有人來顧及 現在身上這件衣服破了有兩個月了 就沒有人來替愚兄補上 當時俠女武秋霜聽了 一陣婦女特有的慈心動了 遂向小蜜蜂宋起道 大哥 你住後

不用着急了 有什麼活自管拿來 弟妹替您做 身上的衣服換下來 我也可給大哥收拾  
武秋霜並不是當時就教宋起把衣服換下來替他收拾 可是宋起當時就把外衣脫下來 向俠  
女自秋霜說道 弟妹你歇多受累吧 俠女武秋霜是無可如何 不得不應 當時可就這件  
衣服實心實意的收拾好了 宋起在一旁瞪着眼的向武秋霜看着 真是連眼珠全不錯 這位  
俠女武秋霜偶而一抬頭 見宋起直眉瞪眼的看着自己 當時自己倒有些靦 起來 恨不能  
趕緊給他把這件衣服收拾好了 那知還沒等收拾完了 宋起走過來說道 多辛苦啦 愚兄  
沒有一點心意 反倒教弟妹受累 教兄於心不安 當時武秋霜忙謙遜着道 大哥不必客氣  
我們自家人有甚說的 宋起道 弟妹太賢慧了 我看弟妹這份手巧實在少見 宋起真是  
得一步進一步 於是遂向武秋霜道 愚兄可不當說 按弟妹手頭這麼巧 人品又出衆真是  
少有 武秋霜忍無可忍才衣服一摔站起來說道 大哥是怎麼了 咱們的門風要緊 人格要  
緊 你不要錯認了人 我家也不是小門戶的人家 我們家中也是露頭露臉的 叔父伯父全  
是江湖道上的俠義 丟人現眼的事決不能作 大哥你拿我當作甚麼人 若教安這種心 延  
可對不住你了 當時這位俠女武秋霜辭嚴義正的把宋起責備了一番 宋起還要答言 不嫌  
玉面火神宋旺正在這時回來 這位宋起自己思想 恐怕弟婦把適才的事情說了 自己倒不  
是怕事 只是宋旺是自己同胞的兄弟 若是把此事說出來 自己有何臉面見自己兄弟 自  
己竭力鎮定着把宋旺探道的情形問了一番 宋旺說完了 宋起那裡聽的下去 宋旺到了深  
裡 宋起在外屋提心吊胆的等候 聽見弟婦並沒說自己的事 這才放心 暗自佩服弟婦屋  
明大義 沒把這事告訴宋旺 少起多大風波 當時宋旺又到堂屋跟宋起商議 想要在夜間

去行刺 那俠女武秋霜從裡屋出來 向宋旺道 你們跟誰有仇 誰把公爹屍骨給抖露了 宋起說道 施不全手下的惡人黃天霸 他跟我們爲仇作對 把我父母的坟掘了 我們不報此仇焉能活在世上 武秋霜說道 我絕不是怕事 我們如要報仇 只要把黃天霸除了 就算是大仇已報 宋旺心想不論如何 總是女流怕事 我們還是不帶他去好 自己尙沒答言 宋起遂向武秋霜說道 弟婦這話實在有理 我們就從黃天霸身上下手吧 其實宋起並不是不知道天霸沒在淮安 報不了仇 可是自己爲是買弟婦的歡心 所以是絕不肯鬆回這位如花似玉的弟婦 這時宋旺也不好意思駁回這位愛妻 當時就算是決定了 定於次日夜裡去向副將衙門行刺 殺那金鏢小羅成黃天霸 這時俠女武秋霜只是心裡悶悶不樂 想不到遇上這位大哥 所以十分不悅 是思前想後 只有暗嘆自己命薄而已 又遇上這麼個夫兄 跟他翻臉傳揚出去 還有何臉面見人 若是罷了 又怕她再起什麼邪心 還是離開他們 免得自己再遭他的毒手 武秋霜前思後想了一番 於是遂向宋起道 你把革面具給我使用吧 我絕不是怕事 不瞞大哥你說 我們是沒闖過江湖道 只爲這次是爲公婆報仇 不得不仔細 免得傳揚出去不好聽 我總是女流 不像大哥在江湖上成了名 宋起遂向武秋霜道 你不用費心 我們這次到副將衙門裡去殺仇人 事完全在我們弟兄的身上 我們絕不教你損一點風火 若是事情不成 也不致於落在他們的手內 當時宋起對與武秋霜是惟命是從 若是別人不教他革面具 就就許疑心到別處去 武秋霜這一說 自己巴結還怕巴結不上了 遂把革面具給了他 當時這三人全收拾妥當 立即起身奔副將衙門而去 這天正是總漕衙門壽闈賊的日子 武秋霜心裡打算保全了總漕大人 因爲自己雖有

什麼關係 可是自己叔父歷來對於施大人很是效過力 所以只竭力攔着 宋起那裡想到武文鳳是大人的人 武秋霜藉着黃天霸是真正的仇人 豈不教再去總漕衙門 宋起宋旺二人李情願依着武秋霜的意思 不奔總漕衙門 只奔那副將衙門找黃天霸報仇 宋起自己心裡明白 到副將衙門殺他的家眷 不費吹灰之力 因為黃天霸現在正在連環套內 自己是親眼得見 他們要想抄連環套 談何容易 這真是黃天霸報應的日子到了 定把他全衙門人等殺個乾乾淨淨 以報以往之仇 自己打定主意 不過明面上仍說是爲父母的冤仇而來 表明自己跟他絕無私仇 這樣把宋旺賺了個悶對 當時等到二更以後 宋旺說道 我們該走了 到時候了 此時宋旺心裏恨不能立刻到了才好 宋起微笑道 兄弟你這樣可有點外行 我們是暗入明出 攻其不備 若是往平常人家去時 可以早點 在初更以後 是人睡着的時候正好下手 若是往江湖道的家裡去 就不能按平常時候了 必須錯過了三更天 那時他們以爲是錯過了夜行人作案的時候 絕沒有事了 我們在這時候下手 有十二分的便利 當時宋起把自己的經驗說與了宋旺 宋旺點頭說道 這種事我真差多了 我是一竅不通 大哥你在外多跑了幾年 諸事全不外行 宋起覺着自己往下再說 就要露了空 遂用別的話岔開 聽了聽外面已竟到了三更 宋旺先把屋中的燈吹滅了 堂屋的燈露出點光亮 又稍沈了沈 爲的是教旁的屋的客人全知道 這屋已竟睡覺了 當時三人便各自收拾好了 各帶兵刃 宋旺把幾年不用的噴火筒取出來 收拾好了背在背後 胸前的絨繩全勒好了 千斤繩也掛好了 這才向宋起低聲說道 大哥咱們走吧 宋起說道讓讓婦先走吧 武秋霜這時也收拾俐落 用青絹包頭 身穿藍縐綢緊身 藍縐中衣 白綢子腰巾 脚穿

一雙軟底小快靴 背着單刀 先輕輕把門推開 看了看店中的人早全睡着了 只見黑洞洞的一無人聲 二無犬吠 這才慢慢的走出了屏門 宋旺低聲說道 你可要小心 武秋霜不便答應 隨即走至台階 看了看遠近 飛身縱上了對面的屋頂 居然沒有一點聲音 宋旺心中暗喜 敢情這位夫人還有這麼好的一身功夫 實在想不到 在先還怕他功夫不純 所以對武秋霜低聲說道 千萬別把店中客人鬧醒了 免得悞了大事 此時一看他有如此的功夫 比我可高的多了 着他長的這麼千嬌百媚的情形 絕想不到有這樣的功夫 那個人面獸心的宋起也暗自思想 我這弟婦竟有這麼好的功夫 又有這樣俊俏的儀貌 真是難得自己一邊想着一邊行走 那宋旺的功夫 跟自己的夫人比不上 跟宋起比更是不行了 所以這次一同夜行 可就顯露出各人的本領 那武秋霜是故意的要露自己的本領 宋起是緊跟着武秋霜的身後 宋旺已離開多遠了 這一來武秋霜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暗想要是不離開他又安心不善 況且我丈夫離着甚遠 說不出他要出什麼醜 想罷便不再緊自往頭裡走了 趕到離着副將衙門不遠 武秋霜跟宋起全站住了脚步 宋旺隨後也就趕到了 三人略歇息了不大工夫 由宋起領着他夫妻二人 奔了副將衙門 宋起諄諄囑咐了一番 教宋旺跟武秋霜從東面入副將衙門 要是遇見了誰的家眷人等 一個也別教他們走脫了 見一個殺一個 我們要早遇見黃天霸 便合在一處跟他拚了 宋起說這種話 因為他自己知道黃天霸沒有淮安 所以他一隨便一說 准知沒有勁敵 若是不知道黃天霸沒在淮安 眼看就得動手 他也不敢說這樣大話 這些閑文不在話下 且說宋起自己竟奔了副將衙門的後面 那宋旺跟武秋霜由東面進去 趕到一進副將衙門 立時就把一團的高興全沒有了 只見無

衙門裡到了這時燈火未熄。所有的弁勇們各處梭巡。只爲是總漕衙門出事之後。各處早得了信息。在先氣象不明。傳說不一。有說是行刺的。就有說是大幫盜賊謀佔城池的。鬧得滿城人民全不得安靜。所以大小衙門。全加班晝夜巡查。按平常日子。四更時早就全睡覺了。這幾天連給副將夫人張桂蘭看家的平氏。半夜起來也不敢再睡。爲的是聽着外面的信息。直到四更過去。那平氏才躺下歇一會。教丫環把屏門關好。自己剛要歇着。那知道正是宋起來到的時候。平氏是懦弱的女流。若是宋起到了。真有很大的危險。可家這位平氏跟丫環沒有什麼大過處。焉能遭了惡報。所以絕不能遇上宋起。那宋起從後面繞進了內宅。一看這裡頭是人來人往。宋起暗自後悔道。真是時衰運低的時候。什麼事全遇的上。天到是個時候。裡邊的人還不睡覺呢。正在自己搗鬼的時候。那知東院裡已竟火起。跟着漕兵吶喊殺聲。一個勁的喊拿賊。這一來宋起知道胞弟露了相。跟漕兵交了手。於是也趕緊的够奔東院。那知道西南也着起一把火來。跟着也殺聲大起。宋起跑到東跨院。只見一隊漕兵。把宋旺團團圍住。宋起見事不好。揮動兵刃往後衝殺。立刻殺死了有十幾名漕兵。宋起心狠意毒。引着宋旺想奔內宅。他也不知副將有多少女眷。其實天霸除了夫婦二人。沒有別人。可是自己的藉藉。全在內宅了。副將衙門裡這位守備老爺。還是非常機警。東院起火時候。有漕兵一報告。說是被一年青賊人放的。正在慌亂的時候。守備老爺早就帶着四十名漕兵。從夾道够奔內宅。把這四十名漕兵全隱藏在房上房下。是保護內宅的。那宋起來到內宅剛要往裡闖的時候。就聽一聲梆子響。叭叭叭的如同飛蝗一般的箭射來。宋起見無法再進。只好往後退吧。連着又往裡闖了三次。全被箭射回來。自己心裡着急。想



要拚着命進去 先殺幾個解解恨 便把刀舞動上下翻飛 這回他要是闖過去 還是非教他  
得手不可 因為他手底下黑 只是交了手 准得死在他手 他正要再進的時候 武秋霜可  
就到了 縱身形來到近前高聲叫道 咱們快走吧 大隊官兵從後面殺來了 宋起是被色迷  
住了 聽武秋霜說完這話 如同得了聖旨一般 趕緊向宋旺說道 咱們赶快走吧  
宋旺很聽哥哥的吩咐 隨即跟着宋起到前院來 來到副將衙門的儀門前 聽外面一片殺  
聲 真是官兵來齊了 跟着那守營也到了 總漕那裡也派關太帶兵來了 宋起不以為然  
自己反側把脚步站住 正在這個時候 隨後鎮東俠吉干也來了 宋起暗竊不好 因為  
他認識鎮東俠老道吉干 惟有宋旺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看不起關太 立刻縱身過來 舉刀  
撲頭蓋頂就是一刀 關太罵道驢球 你是找死 關都司說着 眼看刀來到跟前 往旁一撤  
步 用刀就撥他的手腕子 宋旺急忙抽招換式 隨即順式進招往裡一遞刀 立刻舉了手蒼  
龍鬧海 够奔關太小腹點來 關太用力往外一封 那宋旺想要反背獻刀 正在這個時候  
就覺得背後有風聲到了 知道有人暗算 剛要低頭場身往前上步 此時脊骨節被人點中了  
穴道 寧得週身發麻 立刻就栽倒地上 回頭看時正是鎮東俠老道老 宋起聽暗歡喜 不  
料還有這個機會 心想帶着武秋霜逃出副將衙門 武秋霜知道自己丈夫沒出來 非要把他  
救出來不可 宋起說道 這事辦不到 你跟他夫妻 我們是同胞弟兄 都是親近的人  
不怕弟婦你過意 現在他雖是破擒 決與性命無關 咱們在外邊 好設法搭救 要是全被  
他們擒住了 豈不是等死嗎 弟婦你忍耐一時 我決不能教我胞弟喪了性命 一定要努力  
搭救他 武秋霜萬分無奈 只得忍慟含悲隨他逃走不提 且說這裡鎮東俠老道協助關太擒

天宋旺以後，再搜索餘黨時，已完全逃走了。遂命帶來弁勇與城守營等救滅了火。關太知道副將沒在衙門，連太太全走了。那看家的平氏雖在這裡，但是不便跟關太說話。那守備老爺說這裡倒沒有多大損失，就是燒了兩間房子，全是跨院。內宅主要的所在，全然沒動了。漕兵有受傷的幾名，還不至有性命危險。關太遂令漕兵把宋旺綁好了，請鎮東俠道爺同到總漕衙門報告大人，以免大人懸念。當時查點完了，隨起身够奔了總漕衙門。到了衙門，天已竟亮了。老大人早已把刺客審完了，總漕衙門沒有牢獄，全交淮安府收押了。別看是兩位總督的職分，因不是行政的衙門，沒有治罪收押的權。大人這裡正要請道人司馬文吃早茶，關太回稟報告一切。總漕大人把宋旺提過來問了問。宋旺倒是一帶着不怕死的樣子，說只要是報了父母之仇，死了也甘心。老大人不必問了。大人一聽，知道這刺客是被人騙來的。知道天霸沒給人家掘毀戮屍等事，明是小人故意借刀殺人的刁惡舉動。又追問宋起的來歷。道爺吉干知道他是積匪，這時關太說道：「老大人按卑職看他們，或者全是一黨也未可知。」大人何不把以前擒的那兩名提來一同審問，就知道他們是不是同黨了。大人遂點了點頭，叫弁勇把那殷德猛殷德勇提來。少時把這兩人提來一問，宋旺全不認識。再一追問宋起，殷德猛遂說道：「宋起我們倒認識，他在一面坡田家老店，跟那鐵棒子田英作連環套眼目。我們早就認識他。田英事敗之後，就不知他的去向。」總漕大人點頭說道：「本漕料到這定是從連環套所來的爪牙，遂把桌案一拍，說道：『宋旺，你還說什麼不知道連環套的事？若等本漕用刑來拷問你，那是你自找皮肉受苦。這時宋旺是又急又氣，深恨胞兄不該對自己說一片假話。你身入綠林，結交一班賊友，教我也跟

你被累 如今問在我的身上 我是情實不知怎麼招認呢 當時總漕大人一個勁的追問 宋人叩頭說道 老大人 不必追問了 這叫情屈命不屈 該着什麼罪 我便領什麼罪 總漕還是在他身上追問宋起的下落 宋旺說道 大人你就是把犯人打死 也說不出此兄長的下落 我是情願領罪 當時總漕大人 見他說的話並無狡展情形 暫時把他押在府衙 時雲遊道人司馬文告辭要走 鎮東俠老道吉千也要走 總漕大人對連環套的事很不放心 遂與司馬文商議 到口北一行 以便寄語黃天霸對連環套的事要趕緊的解決 並且要把書棧的事妥慎處理 免得落處治不善之罪 司馬文遂起身奔口北而來 到了山海關一帶 已得了確信 連環套完全肅清了 那猛麒麟寶二敦已竟起解進京 百獸圖星散 司馬文身為俠客 並且年歲也最高 江湖綠林道全十分尊敬他 一路上把連環套的事探聽得明明白白 連那玉皇寺內窩藏着 一千綠林僧 劫去寶二敦限十八羅漢的事全探明白了 司馬文暗暗想道 像這羣人真是胆大妄為 竟敢這麼橫行 想能遂够奔寶靈寺而去 打算到那裡見着他們 或是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事 自己再下手 替他們肅清這羣妖孽 及至趕到了寶靈寺 一打聽 所有的羣雄已竟同到玉皇寺去剿拿匪徒 司馬文在寶靈寺中等了一夜 羣雄竟沒有回來 司馬文便知道這個事一定難辦 遂奔玉皇寺而來 及至司馬文來到這裡的時候 所有的羣雄 正把那羣賊追出玉皇寺 那惡僧顛倒和尙欲下毒手 要把羣雄一網打盡 雲遊道人趕到 見了這羣僧人說道 爾等是身為佛門弟子 我是道教的弟子 紅花白偶青蓮葉 三教原來是一家 貧道以慈悲為本 善念為門 焉能作那絕情絕義的事 現在若是憑你們的武功比較高下 貧道

也不是說大話 你何若逃到我掌中 我枉有雲遊道人的名稱了 當時別人還有些不服 惟有那位少林僧避塵 把乾坤日月輪一拋 立刻向司馬文說道 貧僧身入佛門 不能守佛門五戒 這已是貧僧我罪孽深重的地方 何況貧僧已然是摩頂受戒 對青燈古佛敬啐經卷 以修正果 因為貧僧不能斷絕貪瞋痴愛 以致惹起這場風波 如今既有司馬道長前來 我是情愿痛改前非 絕不敢再存一分的惡念 這次不瞞道長說 我完全爲的是兄弟之情 手足之義 捨死忘生的來與這羣官差們周旋 我們這次若能够把我胞弟救走 我們也難回少林寺 想着找一座荒山野寺 弟兄兩人痛改前非 的確是別無他意 這時道長前來 我倒要擺脫一切 雲遊道人不禁點頭暗嘆道 這真是屠刀放下 立地成佛 貧道是但願你真心懺悔一切 我一定設法度脫大和尚 當時避塵僧一說這番話 立刻把這羣賊人鎮住 可是羣雜全暗暗包圍起來了 司馬文一看這種情形 遂向副將大人道 大人你得大大的慈悲 這一干僧人雖然作下彌天大罪 可全是佛門弟子 我們但只要有 一分 可以開脫他們的可能 還是開脫他們才好 天霜點頭道 老俠客所說的話極是 弟子不敢不敬謹受命 弟子是一切的事 全尊老俠客的意旨了 司馬文說道 無量佛善哉善哉 陳門龍口中也不住的念彌陀佛 當時一僧一道彼此言語相投 立刻把羣賊鎮住 司馬文遂把一千賊人 全交與黃天霸看管 心想自己以俠客鎮住了羣賊 還是恐怕有不服的 自己遂表明了心跡道 貧道是言行相顧 絕不敢有半點誑言 只爲黃天霸爲朝命所迫 不得不關東到口來辦理連環套的事 費了許多時日 才把連環套肅清 肅清之後在中途 又生不測 若是把身入佛門的資案主放走 請問他怎樣回家 如何去交旨 如今貧道到此

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多蒙師兄看的起貧道，把這事算解決了。我不收把衆位看薄了。當然盡力來保住衆位的安全。司馬文說到這裡，那惡僧人顛倒和尙說道：「司馬文，不必說了。我們明知道這種攔路劫差，殺戮官人的事情，那一發也是掉腦袋的罪名。如今不過是爲避塵師兄不再胡亂行爲了。」司馬文說道：「貧道身入佛門，不敢再說詭語。我實在是一片婆心，要請佛祖慈悲，貧道想魔法雖嚴，沒有殺戮僧道的刀。我們只要有悔過的決心，何愁不能邀佛祖的保佑。貧道既然是爲衆位師兄們來帮忙，若是有蒙哄衆位師兄之意，教我不得好死。」當時逆天僧顛倒和尙一聽這位雲遊道人對天明誓，二人這才俯首無言。那所有的僧人，也全束手就縛了。羣賊立刻完全肅清。所有這玉皇寺中的一切東西全抄了，全入官沒收。無論是僧俗全列了名單。天霸一查點所有在名單的，計有七十餘名。如外邊有些個無名小卒，那就不便入冊子了。這一來是所有的僧人，一個個全是提心吊胆。怕這位黃大人按公事辦起來，豈知司馬文的<sub>心</sub>很是忠厚。又這麼大的年歲，更是和平了。遂和黃天霸議定，玉皇寺絕不能留了。因爲佛門善地，不能留那違法的建築物。只要是他們真心悔過，我們絕不能教他們再入玉皇寺。他們若是存心向善，也不能再與做惡的心地了。這裡我聽說是歸秦王島所管，把這裡一切事交地面處理。早早的把這件事交代完了，也好早早回京交旨。當時天霸一切的事情就算全尊<sub>尊</sub>這位老前輩的意旨而行。這正是天霸處處謙和明理之處。趕到天明之後，羣賊把玉皇寺的事，全清理完了。然後把所抄出來的賊款等項全列了單子。按着單子挨次的全裝了車。由羣雄護着差車，奔秦王島而來。因爲事情太大了，找個地面官爲卸脫責任。這若是小事還好遮蓋。玉皇寺有這麼大的聲勢，那能掩

盡了人的耳目。所以全都認真辦理。趕到把這羣犯人解到秦王島。這裡有一位管河通判一位驛丞。全是不敢担一點沈重。但是這位副將是奉旨查辦御馬的欽差。焉敢說不管。只有按辦官差接待。趕到副將大人把他們請來一商量。雲遊道人司馬文很鄭重的向副將黃天霸道：黃大人。貧道有一點事跟大人商議商議。我們這次一舉手一矮手的差別。就關係多少人的性命。身在公門好修行。大人辦的公事若是一認真。便多死若干人。若是趁這時一開脫。就可以少死幾少人。司馬文是指點天霸要明白。得容人且容人。得放手且放手。本來天霸也沒想牽連多少人。當時就向司馬文說道：老前輩真是一片善心。我焉能不明白。論公事上。沒有什麼通容的。我們但只有一分力量。就維持他們一分就是了。司馬文道：無量佛善哉善哉。這才是副將大人功德之處。我看這次的事。打算積功德足能辦的了。在這一千犯人。沒有那對的人。正可以任我們調動。這位避塵僧實在是佛門有高僧。那寶二敦乃是負一時的氣忿。因劫御馬闖下這種場天大禍。那時寶二敦若把私仇稍一放鬆。何致有這場是非。如今他已竟是後悔不及。再聽這次少林僧十八羅漢下關東。乃骨肉之情。正是合天理順人情的事。我們焉能原諒他。黃天霸明白了司馬文的意思。若是不把這羣僧人開脫。道長已竟對天明了誓。不能教他們身罹法網。有些下不去。遂把這一千人全調上來。因為人犯太多了。若是全用刑具枷鎖。那裡能這麼現成。仗着有這一班人監視着。也不怕他們逃跑了。遂把這些犯人記下名字。審問後分別處治。頭一名是猛獸鱗寶二敦。第二名是少林僧避塵羅漢。第三名逆天僧人。第四名顛倒和尚。第五名是玉皇寺的賊黨。串地蛇夜行無影霍珍。第六名瞽目仙陳宜。如佛就是那少林僧避塵羅漢所率的十八

羅漢 這十八位羅漢僧 全都判爲首犯 可是也設法恩典他們 這一千首犯先不提 只忙着把那些僧俗從匪先釋放了 並且教他們全得對天明誓 從此走後 不准再胡亂行爲 若是有有一點不良之意 定遭五雷轟擊 這一羣僧俗全明了誓 謝恩要走 天霸又把玉皇寺所抄出的贓款 按人份分了分 教他們途中使用 那些被放的僧俗沒有不感念雲遊道人跟副將大人的大仁大義的 天霸放了這羣僧俗 那雲遊道人在一旁不住的口念無量佛 放走之後 司馬文又說道 副將大人既已作了善念 索性再積大功德吧 我們把避塵僧跟逆天僧人顛倒和尚也放了 教他們作個佛門的善徒 天霸沈了一沈 正在這時司馬文跟着說道 我並非教人知我慷慨 拿着別人的勢力 作自己的功德 我想這些佛門弟子 乃是一時爲事勢所逼 才走入歧途 我們若是以國法來處斷 當然他是死的罪名 這麼一來 可是作了無窮的善業 那寶二敦決不是頑梗不化的人 不過爲了私人的一點氣忿 遂致把那一生事業 全付於流水 情殊可原 我們只要稍發仁慈 把這一干人的性命就算救了 豈不是件大功德嗎 這位雲遊道人破釜沉舟的勸解 黃天霸有點心回意轉 心想但得一步地 何須不爲人遂向司馬文道 道長您所說的話 全是金石良言 功德無量 我們只要公事上能交代下去 我是決不敢違命 不過我們這次是奉旨查辦御馬一案 必須緝捕那劫馬之人 解京交旨 這才算把案圓了 請師尊想 這次連環套的事朝廷早已盡知 幾時能把這寶二敦解進京去 交給朝廷發落了 幾時卸了弟子的責任 現在若是把他放走了 請問怎樣交代 這時寶二敦跟他胞兄避塵羅漢尙在下面 聽了這話遂向上說道 副將大人 你不必爲難 貧僧惹了這樣大禍 也足夠露臉了 貧僧是罪孽甚深 所以要在未死之先 求佛祖的

慈悲 懺悔一生的罪孽 願副將大人開天地之恩 救我胞兄一命 給我陳氏門中留下一人

我竇二敦是感恩非淺 就是佛祖有靈也嘉惠於副將大人 黃天霸遂說道 竇寨主你如今

既然是深悔已往之非 這是你勝人之處 你能够這麼顧全手足之情 足見寨主沒有綠林道

惡習了 論起來我與寨主有通家之好 我父當年在世的時候 與寨主乃是道義之交的朋友

我焉能不念舊誼 不料寨主你不肯釋當年的舊怨 這次我與寨主爲仇作對 並不是出於

我 不用說寨主你當然明白 我是奉旨所差 不能不按公事辦 連環套是多大的聲勢 人

人盡知 我本當對寨主念當年的舊誼 盡力的設法開脫 無奈我的力量太小難以辦到 寨

主要多多相待 竇二敦點頭說道 我是足感盛情 望大人開天地之恩 只要把我胞兄救了

我竇二敦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担承 黃天霸方要答話 那陳門龍避塵羅漢向上叩頭說道

副將大人既然恩典我弟兄 把我兄弟救出法網 我情願担承一切的罪名 我死在九泉之

下 也要爲大人祝禱求皇天護佑 天霸聽了眉頭一皺道 這倒是一片真誠 爲了手足之情

要替竇寨主把罪名全担到一人的身上 實是令人可敬 無奈國法難容 當時若是放走他

人 我倒也担承 你要想把你的兄弟放走 我是決不敢這麼辦 避塵僧聽說不能搭救兄弟

自己不禁的慙慙起來 竇二敦向乃兄避塵僧勸解道 兄長不要悲慙 想我竇二敦身入江

湖 不行正道 在江湖道上也稱得綠林魁首 自商家林與黃三太結怨之後 我無面目再在

關中 才氣走河間 自己憑掌中一條棍 走遍關東沒栽在他人手內 這才拋棍學釣 在連

環套中立了事業 但是我每一想起當年的舊事 令人難以忘却 遂到浙江紹興府 找當年

怨之人報仇 不料黃三爺竟一病不起 我竇二敦本是頂天立地的男兒漢 豈能對林道



垂死的人報仇，只好是重回口北，只是我因為不能報商家林之仇，便終身不能再回關內。當初我與黃三爺約定，只要他後代兒孫不做官，不入綠林道，別管爲商，或是做富家公子，老夫與黃三爺商家林之怨一筆勾消。可是黃三爺的後代，若是爲官，或在江湖道上成名，那時只好按着子擎父業，父債子還。我這不共戴天之仇，依然要報。果然天不絕我，黃三爺居然有成名露臉的兒子，這才趁進御馬之機，把御馬八駿全劫了。這件事辦得未嘗不莽撞，我是歷來作事不言後悔二字。這件事現已辦完了，於是抱定主意，在連環套招集關東三省的羣雄，立百獸圖，大家插血爲盟，要與副將黃大人一決雌雄。這才惹起這場大禍。我竇二敦闖蕩江湖四十年來，殺人作孽，已不能計算有多少了。我現在被獲遭擒，可說是死而無怨。兄長，你不必破死命的救我了。又說道黃大人，只求想把我兄長放了就是。這件重大案情，教我担承，我是絕不能說一個不字。這時天霸總實在爲難，看他弟兄這樣義氣凜然，總覺得救他才是。無奈竇二敦凶案情又太重，若是放了總，恐怕要落個不好聽的名譽。想得兩全實在不易。當時羣雄中的太湖李廣通，飄毒皓叟蓋天俠，九天火祖殷隆，赤鬚蒼龍石寶珍，紫面判官尚瑤珍，神槍賽伯黨秦鳳珍，全看着避塵羅漢跟竇二敦弟兄二人如此推讓，可稱得是視死如歸的英雄。這幾位老英雄全想替他兩人講情。石寶珍首先說道：黃大人，身在公門好修行，我們但得一步地，何須不爲人。因爲竇寨主固然是禍由自作，罪有應得，我們可絕不能夠絕情絕義。我們若是一抬手就算積德了。當時天霸道：諸位老英雄，這倒是一份善意。我受總漕大人的訓誨，也不曾作什麼趕盡殺絕的事。這位有竇寨主自己悔前非，那位避塵羅漢師實乃得道高僧捨身救弟，乃是令人可敬的事。但有救他

弟弟之心 可無救他弟弟之力 也是枉然 據我看可以解到京城 那時共同保奏 當然是蒙萬歲恩典卹霸說了這番話 石賢珍向天霸說道 大人所說的固然全是公事話 可是那麼弟雖有保本上去 只怕萬歲也不易赦免 竇秦主的案情若是不大 我們就是不保他 也說不至有性命危險 也無須黃大人恩典他了 天霸歷來是好強好勝 遂向這幾位老英雄一道 老前輩不要因了此事爲難 衆位至有救他弟兄之意 我黃天霸難道就沒有救他弟兄意嗎 我也看透了 這點前程有什麼可惜 但只能搭救避塵羅漢 有什麼場天大禍 我之人担承 絕沒有絲毫悔意 請禪師即刻起身 我們是會有的 竇二敦說道 我們弟兄此時不便再說什麼承情感激的話 又向避塵羅漢道 兄長 黃大人業已開恩 你就走吧 但盼你回到少林寺中 苦度清修 作佛門的弟子 若是還不能把六根斬斷 可以給小弟我多念幾卷經卷 教我早脫地獄之苦 我於願已足 當時避塵羅漢 口念彌陀佛說道善哉善哉 賢弟你不要指望我重回少林寺入清靜禪林 未下關東以前 在佛前發下洪誓大愿 只要不能把兄弟你救出苦海 我決不回少林寺 賢弟你不必管我了 既是黃大人恩典我 一定要領情 只求黃大人不追究貧僧所帶的羅漢僧 就感恩不盡了 我決奔京城到刑部投案 把賢弟你的案情我全承認了 如果能够把你救出來 我願担承你的罪名 竇二敦說道 兄長你要這樣一來 可就太辜負黃大人一番恩待之情了 小弟我一身罪惡 若是遠逃法網 只怕天理難容 佛祖難恕 小弟我是絕沒想到兄長竟發定了這種心腸 教我真是萬分慚愧 說着向上磕頭道 黃大人 你能够把我早早的發到黃泉路上 教我擺脫煩惱 我兄長好免去了罪念 黃大人這樣的恩典我兄長 我兄長已發下洪誓大愿 縱不追究他 他也要

到部投案 因爲我一人 要絕了我陳氏門中的後代香烟 我實在是愧對先人 愧對兄長 當年我若能聽我兄長的話 何致有今日 這時再連累我兄長 我的天良何在 黃大人多恩 典吧 當時副將大人 見他們兄弟之情 非尋常可比 自己本想着有多大力量 就要使多 大力量搭救他們 無奈實在沒法可救 於是遂向竇二敦說道 竇寨主你現在已是修度的僧 人 以己之心度人 以責人之心責己 我黃天霸自將御馬之事扣到我身上 簡直是令我寢 飯難安 我想竇寨主是安着把我置之死地之心 所以我已竟預備罷職去官 也要跟寨主一 決雌雄 才算是了解我兩家 怨 可是我尊着總漕大人的訓誡 想要少結一分冤 多結一 分緣 這就是我們的志願 我所以製造環套的事一再相容 我對待竇寨主是不忘當年的舊 誼 如今鬧到這個地步 要是論起公事來 應該秉公辦理 可是我們行俠作義 仗義江湖 正應該以大仁大義的對待他人才是 竇寨主已回心向善 我把私仇拋在一旁 對寨主的事焉能袖手旁觀 只是竇寨主又以爲把避塵羅漢開釋自己領罪 他因手足情重不肯再生世上 求早早把寨主處決了 寨主你可替我天霸想想 我是個身受查辦的副將 無非帶罪立功 那敢担這麼大事 我的功名富貴 不過是過眼雲烟 若是把功名看重了 不教寨主那 算我黃天霸不曉江湖道的義氣 竇寨主要多多原諒我才是 竇二敦長嘆一聲道 今日才知 道我已往之非 我不敢強人所難 黃大人今天所說的話 我竇二敦縱死在九泉之下 也不 忘大人的大仁大義 那些位英雄見這位積惡爲非的寨主 跟那漕標副將 全成了佛門善徒 了 很受感動 避塵僧更不住口的念彌陀佛善哉善哉 這才是婆心濟世的黃大人 天霸雖 然說了這番話 還恐怕走漏消息吃罪不起 這時有幾位老英雄一齊向天霸說道 黃大人

若能把這作事給他們担承了 我們情願全體替大人担承 事情不洩露了 沒有什麼說的 若是一洩露 那時我們破出這些人的性命 替大人担承一切 決不教大人受牽連的罪 黃天霸見羣雄全是願救他弟兄 自己怎好不替他担承一切 只有請羣雄對這事守口如瓶 若是走了風聲 就是殺身大禍 衆位也難脫嫌疑之罪 不是我天霸小心 事情很關重要 所以希望衆位 不要兒戲了 紫面判官尚瑤珍遂說道 副將大人放心 我們全是威名的江湖道 倘若走露風聲 獲罪事小 一世英名全去盡了 我們不能自暴自棄 天霸說道 我們憑良心對待他人 沒有一毫私念 蒼天也要護佑我們 天霸說到這裡 寶二教叫聲兒長 不要這麼辦 請問兄長若是這麼一來 我豈忍獨生 還是我自作自受自承當吧 避霸說道 兄弟你不要推辭了 實告訴你吧 我就是這次逃出法網 也活不了三年 我的病潛伏非只一日 一觸即發絕難挽救 你想我已難活在世上了 這時何不替兄弟你担承此案 以圖兩全 這種事是遇見副將大人的大仁大義 才能成全我弟兄二人 若換別人 就讓我們有此心 也難如願 賢弟你只要站住脚跟 我就冥目了 當時寶二教聽見兄長這番話 說得自己十分痛心 自己不行正道 連累胞兄替自己一死 越想越慚愧了 黃天霸遂向那幾位老英雄道 這件事我們的本身絕沒有什麼大不得了的事 只不過拚着個人的前程就是了 我們這一班人 也有在官應役的 可是多半是仗義從淮安而來 全算漕標壓下的人 若是有差錯 總漕大人絕脫不了干系 大人是怎樣恩待我等 我們不能報答老大人 就覺得很慚愧的了 咱們若是再給大人惹下什麼是非 豈不是太沒良心了 這時飄髯叟蓋天俠跟老一朵梅錢大成忙向天霸道 黃大人你說的這些事 全算是小事 眼前有個絕大的妨碍

大人倒沒想到黃天霸聽了一打怔，說我真沒想到，是什麼事呢？饒亮遂跟着說道：黃大人，你惹了這本地的兩位官兒，倘或他們二位有個口角不嚴，我們就許有殺身的大禍。當時黃天霸聽了，不由的煖伶伶的打了個冷戰，自己是暗叫道：天霸天霸，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怎麼就把這件事忘了。遂連忙說道：這倒是一件大事，我真把這件事忘了。遂跟大家說道：莫若把這裡的驛丞跟河道通判全請了來，把我們大家的意思對他說明，大家以爲如何。幾位老英雄全說道：對，於是把這兩位請了來，天霸忙謙遜了一回，遂把自己的心意，以及辨羣雄的心意，全向兩人說了。這兩位小官聽了，不住的讚頌道：這是副將大人的善念，我二人絕不致走露了一點風聲，若是給副將大人壞一點事，我們便算是甘心作惡，決得不了好報。天霸這才放心了，將這二位送走。大家又議論了會子，可見人只要是存心忠厚，作善事，就得善報。當時黃天霸跟羣雄商量好了，決定非在半夜裡放走竇二教不可，免得走露了消息。天霸暗吩咐差人預備了一桌酒席，這天到了夜間，所有的差弁等全安歇了。副將大人遂吩咐差弁把酒席擺在上房，自己到前面查看沒有閑雜人出入了。這才吩咐親近的差弁趕緊的把這位林僧避了羅漢，跟那竇二教請了過，把一桌酒席擺上，跟着他弟兄兩人也全來到了。天霸抱拳道：在下今日備得一桌酒席來給竇寨主饒行，也算是和智昆仲分離之意。避塵僧忙說道：黃大人，我們弟兄全是罪人，焉能再叨黃大人的恩典，我弟兄已感恩不盡了。天霸道：羅漢僧友于兄弟，令人敬服，我們是十分欽敬。避塵僧向竇二教說道：賢弟你看黃大人的寬洪大量，實在難得，我們弟兄想起了當日的事，心裡太覺有愧了，我們但能有容人之量，也不至造成這場大禍，但愿賢

今時時不安懺悔這無邊的罪孽。資二敦口念彌陀佛善哉善哉。兄長這番教誨我牢牢謹記。不敢妄兄長教誨之言。副將大人很謙遜的把各位老英雄讓了座。我是請紅旗李煜飄髯皓白。叟蓋天俠。二位老英雄坐在上面。避塵羅漢在上首。資二敦坐在下首。這時資二敦想到若。己是獲罪的人了。如今一奶同胞的兄長搭救了自己。真是萬分悲痛。自己的罪名太重。先是論起來決難逃死罪。胞兄此番解進北京城。想來決難生望。自己真是太對不起兄長了。想着就落下兩行淚來。向兄長說道。我弟兄今日一別。不知何日再得見面。小弟雖則能苟且偷生。那能妄却兄長。小弟要不答應兄長。兄長以生死要求黃大人。我只得忍痛從命。但願兄長得佛祖的慈悲。早登仙界。小弟情願在佛祖面前。誦念剛經三千篇。爲兄長懺度。小弟有萬語千言。只是想他不起了。避塵僧道。賢弟不要悲痛。世上沒不散的筵筵。人生在世。那有百年不死的人。正是佛家法輪常轉之意。賢弟你只要能够千百日如一日。不要再入歧途。把蒲團拋棄了。爲兄不論什麼也甘心。我們不必多談。賢弟趁夜靜更深快快走吧。黃大人你要遵朝廷的制度。以國法爲重。請把刑具給我帶上。免得落了不是。給小人一個機會。天霸微笑道。避塵羅漢。我要是有怕你弟兄逃走之心。我就不放令弟了。你要是逃走。也就不這麼苦苦爲令弟開脫了。今夜是你弟兄分離之時。我們雖是在官方當差聽役。可全是父母所生。也有家族子女。攔在那個人身上能不痛心。羅漢僧你只管送他一程。我奉陪就是了。只是務必嚴密。不教官軍人等聽見走露風聲爲要。避塵僧聽了點點頭說道。大人你身深知我們弟兄的痛苦。你待我弟兄之情。我們時刻不能忘了。天霸看了看時刻道。天已够了時候了。不敢再留二位了。當時避塵羅漢也不謙辭。隨着

天霜跟巖位老英雄往外走 大家把這二位送到了驛館 此時天空的月色朦朧 這弟兄二人在這茫茫的月色中 真有說不出的悲哀 齊向副將大人納頭便拜 寶二敦辭別衆人出了驛館 見除了霧氣沉沉的一片驛館 跟那曠野荒郊中的莊田外 別無所有 寶二敦不由落淚 向避塵僧悽然說道 兄長 我們今日一別 不知何日再能相逢 說着竟自放聲痛哭起來 避塵僧仰天長嘆道 賢弟你既入佛門 應該打破了生死關頭 我們應該悟却真機 把這點界限看沒了 就沒有什麼悲痛了 愚兄我現在已把這死死生二字 全看成了空空 心無罣碍 這才是反本還原之時 來時是心無罣碍 歸去時正是來時 把七情六慾全割斷還有什麼可悲可痛呢 黃天霜遂不住點點頭道 人生夢幻 世人爭強好勝 爭名奪利真是痴人痴們真不如羅漢僧看破了紅塵皈依三寶 倒覺無拘無束 不被名利牽纏 不過我們沒有那份造化 此時寶二敦道才稍息悲聲 向避塵僧說道 兄長不必戀戀的難離難捨了又向那一班送行的老英雄說了幾句客氣話 然後又向避塵僧說道 兄長請回 但願得能邀龍恩 你兄弟兄還有見面之時 那時節 小弟情願把陽壽減去十年 爲兄長續命 避塵僧道 賢弟不要作痴人的妄想了 爲兄也是佛門弟子 豈敢誑語 我是已覺壽緣告終 那能再想續命 只有盼着愚兄少受生前痛苦就是了 賢弟前途要保重 趕緊去吧 寶二敦那裡就肯走 避塵僧反倒把淚痕拭淨 不再哭了 竟用好言好語的安慰着寶二敦 這弟兄兩人手足情重 令人看了都覺難過 那紅旗李煜雖剛沒出家 早安心往白雲觀當老道 以保晚年 飄髻叟叟蓋天俠是人老了 心更軟了 見不得什麼痛心悽慘的事了 自己的淚止不住的落了下來 那尙家台的三老雖是異姓兄弟 却勝似同胞 暗說我們三人雖爲結拜弟兄 却比他人骨

肉至親還近 若是設身處地的替寶氏弟兄想想 這是何等悽慘的事 今日竟教我們親眼看見這種事 那會不難過 想罷由不都痛哭起來 當時尚瑤珍向前竭力的勸解寶二敦 教他趕緊的逃走避禍 老天不負苦心人 避塵羅漢也絕不至遭了意外 寶二敦見尚老英雄 這麼誠懇的勸解 自己那能不走呢 尚瑤珍遂又催着他趕緊走 免得再說出痛心的話來 寶二敦忍痛向副將大人面前一跪 天霸忙扶起 寶二敦抱拳說道 副將大人 我不是拜的黃大人的官職 當年我與你父黃三爺是弟兄相稱 想不到我二人商家林結怨 造起這場罪惡 如今已往之事不提 我是拜你的大仁大義 我這一生 算是自己知道所行不義了 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痛改前非 但願你能够官居極品 位列三台 我們的仇 從此一筆勾消 天霸遂答道 我決不能再記前仇舊恨 若是記恨前仇 焉能够請你逃禪避禍 寶寨主赶快請吧 寶二敦站起身來 與大家洒淚而別 慢慢的順着靈前行 可是一步九回頭心裡是萬分的悲痛 此時這位避塵僧 滿想着再送兄弟幾步 無奈天已不早了 只得忍着悲痛的止住了步 寶二敦在那茫茫月色中 行走的蹤影不見 那避塵僧獨立在那裡 還在看着那曠野荒郊呆呆發怔 真是愁腸百轉 那一班老英雄遂你一言我一語的勸着 這才一同回轉驛館 避塵羅漢請副將大人把國法請下來 說我要是不領國法 恐怕到不了北京城 老得死在中途 黃天霸道 高僧 你這話說的就對了 既然以肝胆相交 就不用客氣了 避塵羅漢不再推辭 只有處處避嫌疑而已 這位副將大人到了第二日 遂與大家計議 怎樣進京交旨 那該諸鬼趙壁 神眼計全等 全主張即刻起身一直回京 副將大人跟大家商議 自己要先趕回淮安府 把公事交代完了 就便請總漕大人給辦理交旨的事 接理說天



霸應當親自護着，萬不能離開。若是全用公事呈報，內中有許多隔膜。結果大家議定，到天津鎮境內分手，將囚車解進北京，可是不能交案。在東直門外把所有案內犯人，攔在那裡等候。天霸由淮安府回來再交案，只要是沒有意外的事情，也就悞不了多少日子。遂於次日起身，羣雄自連環套事結束後，已竟走了一撥人了。有護靈走的，也有為私事的。那山海關總兵所派解差的，人家也是幫忙的性質，並不是應該辦的。單等着差事到了北京，再把差事全接過來。那時自己按着公事交案，當時副將大人率羣雄起身，一路之上，對於避塵羅漢十分照料，走到陋僻之地，連刑具全不帶，到了通都大邦，為的是掩人的耳目，才把連塵僧攔在囚車裡面，因為這一案是人所盡知，誰全注意，所以處處都得留心，不得不虛應故事，免得有私袒之嫌。避塵羅漢真是感激到萬分了，自己一切的行動都不教人疑心。趕到了天津衛境內，天霸總是不敢大意，恐怕露出私放寶二敦的事來，遂不令天津境內官委迎接，在天津境邊界上就分開撥了。在先羣雄已竟走了一撥，計有水豹子孫起、獨角蛟孫錦堂、海裡銀龍公孫玉、小靈狐李俊、長臂童子黑士傑、捉虎童兒李武傑、擒虎童兒呂武傑、小銀龍賈通、花爪虎馬得槽、下海蛟尹路成、神行劍客玉面真人秦德純、響鈴鏢周昆、殷德芳、殷德厚、張興霸、何玉霸、千里下腰向國樑、開海鎮離都戶霸、曹漢鏢、曹德豹、神鏢曹清、鎮東俠吉道爺、蠻南俠張玉、無髮俠馬曉鐘、山東的高佩文、與真家五虎、替來尋針趙來趙元霸、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王金雄、王玉雄、龍睛魚王喜、托天大帥劉月強。先走的計有三十四位，現在七十多位英雄，還有一班俠女，要在這裡分為兩路走。這是天霸體恤人的地方，因為連環套的事，辦了數月之久，大家帮着辦理。

決不肯不幫忙到底 但是人家個人雖沒有私事 所以是跟大家一計議 除了計全趙壁 必須跟着差事走 其餘各位全隨便好了 當時大家一聽 遂齊聲答道 我們是既有交情

又有友義 全是江湖道的人 來到口北連環套 這是我們應當效勞的 黃大人何必客氣

這次所有來的人全是自己人 這有什麼可客氣的 黃天霸道 衆位既然是一心來捧我黃

天霸 我惟有恭領盛情 但是這次回京交案 一定要由總漕大人給我辦理交旨的事 衆位

願意担任那件任務請自己選擇 我可不敢派 衆位要開誠布公的說出來才好 在羣雄之中

有官職的 固然是押着差事走了 因爲這一班人 全是身受過皇恩 多跟着受些苦 雖算

幫我的忙也算應盡的責任 至於衆位俠義 全是仗義而來 我焉能那麼累煩衆位 當時這

羣那地位英雄 不用天霸吩咐 各人全分好了 那位往北京城去 那位隨着入淮安 及至

把人位全分配好了 才給天霸說明 往北京去的歸趙壁 孫祺 金大力 孫起龍 計全

朱光祖 褚彪 武殿祥 武文斌 武震 賀仁傑 秦良傑 吳玉傑 黃少傑 王英傑 徐

珍傑 尙義傑 唐承傑 蓋黑傑 李五爺 法全 丁氏四矮 張景雄 趙士雄 杜克雄 李

李茂雄 丁猛雄等這一千人 全在其中 那位年紀最老的英雄紅旗李煜 反倒要不辭勞苦

打聽跟隨到淮安給老夫人請安 然後再隨着到北京替副將大人辦理交案的事 當時天霸

向李煜說道 老英雄你別不辭辛苦了 這次已經受盡了風霜之苦 請老英雄隨着解差事的

一同回京吧 大人那裡我給你致意好了 李煜這才點頭答應 這次隨黃天霸回淮安的 計

有李廣通 伊虎 杜彬 何昆 藍猛 馬四爺 蓋天俠 蓋天齊 錢大成 錢亮 秦立功

甘肅 郭龍 郭虎 張秉義 殷隆 方飛 姜治 洪文 洪似燈 黑似秀 林興 穆武

成石寶珍 尙瑤珍 秦國珍 張景龍 丁萬亭 邱士傑 石士魁 石虎 常恩 李德  
樊虎 勝子興 萬君兆 運天霸 一共是三十位 正在剛分派完了的時候 計全說道 我們  
這次別管是進京 別管是奔淮安 我想是先教這一班女俠回淮安要緊 天霸點頭贊成 把  
這些事情全分派好了 隨於次日起身 那趙璧在隨衆人押着冒名頂替的避塵僧 跟馬子蘭  
兩輛囚車 直奔京都 女俠兩路回淮安 一路兼程而進 回淮安的羣雄由水路而走 一  
路上倒是沒有什麼阻隔 趕到這一天來到忠義灣 這裡正是停船所在 所有在運河來往的  
船隻 全都上這裡停泊着 羣雄到了這裡天色已竟到了黃昏時候 天霸這裡一共兩隻大船  
趕到把船停好 只見對面來了好些隻官船 也在這裡停住 天霸正站在關口 無意中一  
抬頭往對面的船上一看 只見那桅上的官銜旗一捲一舒的 看了個清清楚楚 眼前有一種  
外事驚人 那旗上寫的分明是漕運總督 要知道這位大人 爲什麼離了淮安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猛麒麟皈依三寶 施總漕奉旨回京

詩曰 自古爲人要見機 見機終究得便宜 人非知己休相託 事到虧心且莫爲

得勝勝中退一步 使乖乖裡放些痴 聰明休被聰明使 只恐壽醫不自醫

閒言少叙 書接上回 且說天霸無意中一抬頭 看見對面的官船上 官銜旗幟被風飄擺着  
一捲一舒的 露出了淮安府漕運總督字樣 天霸是復爲驚疑 因爲三年一次召見 現在還  
沒到三年 怎麼就回京呢 若是被人參了 因罪開缺 又是無罪的模樣 要是回京召見  
可是又不到年頭 自己是反來復去的琢磨 你道這位總漕大人 究竟因爲什麼離了淮安  
原來是康熙聖主 因爲施總漕辦理漕運以來 竟辦了個全糧出壩 從順治十年的積弊

全副除了把漕運整理的井然就序，這種事非得總漕大人不能辦，別人沒有這樣忠心，也沒有這個胆子，所以康熙聖主對於這位總漕，是非常的信任，並且還要提升官職，好替自己分憂，無奈不得其便，於是想到靖海侯爺施琅，今年已屆八旬，在朝中是享壽最高的一位老臣了，這回老侯爺，若大的年歲，對於朝廷仍然盡忠，康熙聖主想到老侯爺壽辰將到了，乘這個機會教總漕回京，爲的給老侯爺作八旬壽，遂降了一道旨意，假意調施琅總漕進京，皇上要面詢辦理全糧出場的情由，施大人得了這道恩旨，自己趕緊把一應的公事全結束起來，那所拿行刺的賊人，交淮安府量情處治，由倉廠侍郎玉章、楊繼賢、滿漢二位大人代爲代行，施大人結束之後，把公事全交代清楚了，然後把啓程的摺子發出去，這是旨旨回京，不能暗含着走，只好是發排好了官船，由水路起身，這位總漕大人一路上，倒也平安無事，這天來到忠良驛地面，天色已晚，遂把船停住，這次大人既奉旨回京，沿途上的官得按着排待官差那樣辦理，這時本處的縣丞剛要來接迎，那知從下游又來了一行船，也全是官船，當當的連五聲號砲，跟着一排官船，全靠了岸，施大人疑惑是來迎自己的，誰知等了片刻並沒有動靜，却從旁的船上來了一位官員遞進一張參拜的名帖，有參將關太伺候着，書中代言，關太因爲捉拿刺客及善後的事，全是他辦的，施大人是特別的獎勵他，記名爲參將，本來總漕大人是若大的官職，只要他一使力，什麼都有缺沒缺，他自有權衡，關太就算是施大人提拔的參將，這次施總漕回京召見，沒有保護的人，自然是由參將關太保護着大人起身進京了，這時有遞名帖拜施大人的，當然先得跟關太說明，關太一看這名帖，心說這可是怪事，山東巡撫德子航德大人，怎麼會來到此處呢，這

時施大人正在艙中靜坐的時候 關太拿着名帖 進到艙中交與施大人道 這是山東巡撫德大人過船拜見 施大人也是十分詫異 暗說本漕跟德大人是通家之好 不能不接見他 跟關太說道 請 於是傳下話去 施大人要出艙來迎接 德大人却已竟走進艙來 只得站立迎接 德大人見了 忙搶步向前行禮 老大人連忙向前攙起說道 老弟不要太謙恭了 你我弟兄之交非比他人 快請坐吧 德子航道 老大人 說的那裡話來 曉生深蒙老大人的教誨 只爲晚生服務山左 不能隨侍左右 還望老大人要更多的指教才好 施大人道 賢弟不要客氣 本漕有什麼德能之處 賢弟這麼推崇 越發教我不安了 這時德子航行完了 禮畢下 施大人問道 不在山東任上 來到此處有何公幹 德子航道 老大人還沒見公事嗎 施大人道 還沒見公事呢 德子航道曉生已竟卸任奉旨回京 蒙聖恩調赴老大人任上 暫行署理河道總督事宜 聽說大人這次回京很有喜音 大約許是入閣 施大人道 本漕那有那個希望 這次回京 禍福不定 或者聖上因事加罪 也未可知 德大人聽了忙說道 老大人不要多想 按老大人已往的政績 我想決定是老大人升遷的事 因爲大人辦理漕運 把一切積弊剔除盡了 這是別人所辦不到的 足見聖上召大人進京 定有喜音 施大人道 我說句沒外人的話吧 就是撤了職 還有個世襲侯爵 德子航道 這倒是實話 二人正在對話的工夫 聽是水面上一片嘈雜的聲音 跟着又有人拜望 不多時傳進話來 說吳漕標副將黃天霸給大人請安來了 老大人笑着向德子航道 老弟你看多湊巧 天霸也回來了 正在這裡相遇 只是他近來把官場的習慣全染上了 向施安道 你告訴他 教他快進來吧 施安答應出去 只見關太隨着天霸在一邊走着 一邊說着話進來了 施安趕緊的

向前請安道 黃大人 您回來了 您來的真巧呢 我們時時刻刻的全想念着黃大人的事很早以前完案交旨 老大人可也放心了 老大人聽說副將大人回來 非常歡喜 因為您是大人的近人 所以不教您拘於俗禮 當時黃天霸跟着關太 一同走到了船裡 天霸趕緊的向大人行禮請安 隨又向那山東巡撫德子航請了安 德子航那能大意 忙站起來向天霸道 世兄 你我全是自己弟兄 不用這麼拘執官禮 德大人向來就拿着天霸等 全當作自己弟兄看待 決沒有一點官僚的習氣 施大人是十分讚嘆德大人 施大人見天霸臉上 比在淮安府的時候瘦多了 知道他爲辦這連環套御馬的事情 着了不少的急 費了不少的心機 施大人令施安給天霸看坐 爲的是坐下好細談 天霸道 老大人在上 焉有卑職的座位 施大人笑道 你跟隨本漕這許多年 辦了不少的事 况且又是有功於朝廷 德大人也不是外人 你何必客氣 坐下好細細的說 天霸遂告了坐 在老人的下首旁邊椅子上 斜欠着身子坐下了 然後把由淮安府起身 請來了南北俠義道 赴羣雄會 分爲十路趕赴口北連環套 走在中途 在玉明島收服一班水寇 在秦王島出事的情形 以及連環套的形勢 跟連環套的設備 後來怎樣收服麒麟張鐸 如何攻打連環套 連環套怎樣收服御馬、朱先祖 插着盜鈎 六路分兵 分水孤李殿遠盜馬貪功 死在連環套 秦文淵 秦文苑 飛天大聖 陸地猿猴 幽關東楊春 羅蘭 陳滾 美髯公趙勝 馬元雄等 全都在連環套陣亡 雙殘眉杜恒傑 雙腿已折 成了殘廢之人 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老大人聽說這班人 死的死 傷的傷 心中十分傷感 深爲這班人惋惜 便安心要超度這一班因公仗義捐軀的英魂 以慰忠心 天霸又把連環套肅清善後的事情 對施大人也說明了 老大人點頭道辦的很

好 這次我一定要竭力的把你們善後一切的事全辦妥當 就不能再有人刁難了 御馬八匹押進京去 在未交旨以前 由何人看守 這可不要兒戲 天霸說道 押解御馬以及連環套一千犯人進京 由請來的一班使義道護送 和我們分兩路 那一路也先不教他們進京 在東衙門外鐵塔廟等候着 卑職到考大人面前 請示一切 請大人定奪 當時施大人聽他所辦的事 非常完善 心中很是歡喜 老大人也遂着把自己奉旨進京召見 在這裡又遇見德大人 倒是很湊巧 天霸又問德大人因何至此 德子航把奉旨調京 派到淮安暫行署理河道的事說了一遍 天霸道 這倒是很好的事 若是換了別位來接老大人的事 可就費手續了 施大人含笑道 本漕的事 實不相瞞 在沒起身以前 就已料到不能回任 所有一切的事 全辦理得清清楚楚 就是檢校位來也是一樣 說着隨同施安把我的文書匣子拿來 那匣中放的是一幅漕河運糧水線圖 當時向德大人交代明白了 德大人深服這位總漕大人 處處都辦的明白 沒有一點含糊的事 施大人把公事全交代好了 德子航謝過了大人 正巧這個時候 又聽見一片嘈雜的聽音 跟着聽見一個山東人的口音 好像口角相爭 施大人問道 什麼這麼吵鬧 當時天霸剛要出去查問 這裡守衛總漕船隻的弁勇 進來報告考大人 這裡有我們三路官船 全停在這裡 又來了一夥運靈柩的民船 也要停在這裡 請參將大人出去查問查問吧 關太剛要往外走 老大人道 關太你出去看看 既是運靈柩的船隻 不便攔阻 我們是官船 更不應當仗着勢力欺人 跟民人爭論 你可要曉諭他們 又要是閃開我們船隻的道路 教他或隨便停吧 關太答應之後 隨即出去一看 果然有一隻大船 在總漕跟巡撫兩隻官船的當中停着 這一隻船 上面擺着兩口棺材 左邊寫

白粉字 上寫 恩封登仕郎 國學生 王大公 諱兆慶 字萬福 享年六十五歲之靈柩

右邊那口棺材 寫的是恩封孺太 王大公元配李孺人 享年六十三歲之靈柩 關太一看這

兩行字 就知是夫婦二人的靈柩 船上站着一個穿麻帶孝的男人 山東口音 是非常蠻橫

兵弁們剛要動手 關太喝住了兵弁們 不要動手 遂又向那孝子道 你是那裡來的

不會往下游靠一點嗎 怎麼非得紮在一堆呢 那個孝子遂向關太道 老爺 你不知道 俺

們是窮人 沒有什麼不行的事 可是你們船上的人 我說什麼跟我警拗什麼 我們船停在

這裡 說是明天就走 你們這些老爺們 非趕俺們走不可 關太一聽 這個人說話倒很通

情理 那兵弁們說道 參將大人別聽他這一套話 把船停在咱的船一堆 火燭要緊 那孝

子道 我們也不哭 也不燒紙還不行嗎 關太說道山東 你別聽他們這些人的話 你只管

在這裡停着 應該燒紙就燒紙 那是你的孝心 別人管不了你 皇家全得容讓孝子 你只

管規規矩矩停着 你知道船上是誰嗎 那個山東道 我不知道呢 關太一看就知他是老趕

說大概你連字全不認識吧 我們是淮安府總漕衙門的官船 船上漕運總督 這總算你

的運氣好 這位老大人是愛民如子 所以對於你的船停在這裡 不肯把你赶走 若是換了

別位 就保不定了 這位山東把大拇指一挑道 莫怪死 原來是這漕清如水明如鏡的施老

大人 老大人為官清正 對於我們黎民百姓 真是當子女看待 我們若是遇上這位清官

真也是前世的造化 當時關太也不便跟也多說 遂囑兵弁們 不要跟運靈柩的民船口角

免得被老大人怪罪下來 關太說罷 遂即進來稟報大人 黃天霸道 沒有什麼事嗎 關

太道 沒有什麼事 就是一個運靈柩的民船 跟這羣兵士們口角 據我看這羣兵士總是這



種習氣 將來碰上釘子就晚了 天霸點頭稱是 然後起身向施德二爺告便 和關太一同出  
 艙 走着向關太說道 羣雄都想給老大人請安 關太說道 那倒是應該的 說着過船和羣  
 雄相見 天霸對羣雄說道 你們衆位要拜見老大人 我給衆位引路 當時這些人一齊站起  
 說道 如此黃大人就多受累吧 於是天霸和關太率領着羣雄過船 按着次序魚貫進艙 羣  
 雄給老大人請安之後 又給德大人行了禮 老大人對衆位英雄 是十分敬愛 挨位的讓了座  
 問了問連環套的事 跟善後的辦法 由老英雄赤鬚蒼龍石寶珍 把大概的情形 向老大人  
 人說了一番 老大人聽着十分讚嘆 遂又說了幾句閒話之後 羣雄就要辭回船 德大人  
 向羣雄說 在下有點小敬意 請衆位陪大人到在下在船上一叙 當時施大人一聽德大人  
 的意思 明着是讓羣雄聯絡感情 暗含着就是給我接風 德大人又說道 現在酒席早已預  
 備好了 老大人跟羣雄 同過得船來 這些位羣雄少不得要客氣一番 施大人在席上談笑  
 自若的跟大家讓酒讓菜 大家互相你讓我 我讓你 直吃到二更後 老大人方要辭席 就  
 在這時候 忽見水面上一陣火光 大人問是什麼 那水手們方要說是那個運靈柩的民船  
 這話沒說完 就聽得水面上一陣大亂 跟着施大人的船上火也起了 德大人的船也着了  
 施大人要聲你們要趕緊預備 若是容他們放過來 恐怕全要燃燒了 當時果然滿河裡的火  
 光全起來了 照得河裡通紅 這些位羣雄各拿兵刃在手 往來撲救 敢情那個運靈柩的船  
 是個賊船 那船上兩口棺材全是儼得假的 內中不是死人 竟是硝磺引火之物 正在火  
 光冲天的時候 就見賊船站立三個匪首 一個是紅鬍藍臉 一個是白眉毛白胡子白小辮  
 高個個連鬚絡腮胡子 相貌是非常凶惡 天霸等立刻過去與賊人動手 總漕大人指揮着之

漕兵救火 那賊人全是水賊 功夫並不甚高 兩下動起手來 衆位英雄越戰越有精神 賊人漸漸的支持不住了 全敗了下去 趕到把賊人全殺退了 再查點船隻 被火燒了有一半 所有船隻全是淮安府的官船 跟山東水師營的官船 倒沒有什麼要緊的 只是找那位德大人 可就見不到了 施大人是十分的着急 遂分派各位英雄 分頭尋找 當時黃天霸心裡暗嘆 自己的官運不好了 遇上這種不幸的事 當時只可遵着總漕大人的命 也各處尋找 只是蹤影不見 回來報告老大人 總漕大人跟羣雄中幾位年歲大的商量說 別的事全不要緊 就是德大人失蹤是一件大事 聖上追問有什麼話回答 並且德大人又是赴淮安接任 所以總漕大人是萬分憂愁 到了第二日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 忽有人報告 外面有位瞽目先生要拜見老大人 總漕大人知道有一位趙義士 是失目的先生 但是可比平常人厲害的多了 大人正琢磨的時候 隔牆已竟迎請這位趙義士進來了 大人一看 果然不差 趙元霸給老大人行完了禮 遂又向天霸等也行了禮 彼此問候了一番 天霸問他是從那裡來 趙元霸含糊答道 不過是萍蹤浪跡 只是這次鬧賊的事 我却略知線索 他們是爲總漕大人跟副將大人而來 那知遇見了這位德大人了 老大人趕緊起身回朝交旨 別因爲這事把那御馬案件就悞了 總漕大人道 聽趙義士說的話 一定知道德大人的下落了 這夥被人悞是從那裡來的 趙元霸道 我不能說是誰知道 因爲這裡綠林道太多 並非是一兩處 這夥賊人絕對不是遠處的 我這夫來到江南地面 對於這個事早已留心了 施大人又道 本漕是奉召進京 雖沒有限期 也不能耽悞多少日期 不想又出了這種事情 我是實沒有主意了 不走又怕落一個玩忽聖旨 若是走吧 德大人的事 我焉能袖手傍觀 趙

元霸道：「老大人只管放心，既然我在老大人面前說了大話，焉能不把這個事辦出眉目來？」  
老大人只管回京，我定要設法搭救德人，是當時趙元霸備口應承下來，對於這裡的事，願替老大人辦理，請大人不必掛念。當時連天霸等都殷勤的託咐了一番，到了第二日起身，全不能從水路走了，因為船隻被火燒毀了，可是有想從水路走的，就得單僱民船，於是老大人隨着元霸等只得起早走了，這一從旱路走，倒顯着快多了，副將只是催，赶快往前走，到了京城，把案交代完了，就算完了。施大人也是這種意思，這天到了北京城，先到東直門外鐵塔那兒一看，見羣雄全在那裡，大家已等候十幾天了，全說天霸等早來到，大家把案件交了，那才算卸了責任啦。這些位一見天霸和施大人全到了，又多添了一隊漕兵，大家都趕緊過來，向老大人請安問好，把老大人迎接了進來，暫行休息，這位冒名頂替的避塵僧，跟馬子蘭，連那些運環套所誘的一千人犯，也盼天霸回來之後，赶快交刑部完案，免得心裡總狄咕着，一切的閑文休提，再說這位總漕大人，到了次日，入朝參拜康熙聖上，遂把一切的事，從頭至尾奏明老佛爺，康熙聖上道：「朕自登基以來，對於用賢選能，雖不敢說全對，大概還不錯，自卿整理漕運事宜，剔除數十年積弊，使全糧上壩，北省得享用漕糧，無不濟之虞，實卿之力，又兼河道亦能因勢導使漕運無阻，足見卿為國盡忠，朕召卿進京，正為詢問一切，使朕免得懸念，卿為國勤勞，久疏定省，即以戶部尚書銜任用，賞假三月，在京休養，假滿之後，即任戶部尚書職務，施公趕緊叩頭謝恩，遂把查辦御馬的摺子呈上，然後又把所原回御馬的圖像，也呈上去，給康熙御覽，這個圖若是跟當初達爾漢王所晉呈的一錯，就算是麻煩了，這一次總漕是奉旨召見進京，加官晉

非比撤任的官 所以朝中的官員 沒有不巴結的 當時將呈八駿馬圖之後 經聖上對照 無誤 施大人這才謝恩 退出殿去 老佛爺跟着還黃天霸上殿 有值殿太監傳下口詔去 立劉由太監引着天霸伏俯 階三拜九叩 自己把姓名職銜讀過 然後在金殿低頭靜候恩旨 萬歲令天霸往上跪 當面問了問剿辦逆環套的事情 天霸前路的把要緊的地方說了一番 對於這班俠義們是盡力的一仗擊 教他們各展所長 爲國效力 遂又對老佛爺奏道 這班義民非常感激萬歲 他們不止於爲國家出力 就是對於施總漕王辦理珍珠燈案 眼山東放糧時 助施大人也頗著勞績 這些俠義們雖是經天霸竭力的保舉 但是兼俠義英雄 決不是爲功名富貴而來 這位康熙聖主 乃是有道明君 對於俠義們也有升賞的心 知道他們決不貪圖功名富貴 遂傳諭 副將黃天霸所辦的事情有功 升爲天津鎮職 當時天霸叩頭謝恩 卽退下殿去 這位康熙佛爺 又降了一道恩旨 所有查辦御馬案內有功的人 均從優嘉獎 老佛爺升賞了這些人之後 遂卽退朝回宮不提 再說施大人退朝回府 先給老侯爺請了安 天霸等隨着也回來了 所有這次護送御馬進京的這些人 全是十分的款待 老侯爺見兒子施文 己不像從前的情形 面色很是蒼老 知道是爲國勤勞 面貌才這樣瘦了 雖見兒子瘦了心中倒很喜歡 因爲他有爲國盡忠的心 總算我沒白教育他 因爲老侯爺的壽日將要到了 施大人就預備壽日的事 雖辦理壽辰的事 可是對於寶二敦的兒長 避隱僧 解到刑部法辦 自己是很替他冤 因爲跟連環套的人早已過過了 不教他們走露消息 避隱僧倒是一心無掛碍 在這裡修真 冀還本來的面目每日平心靜氣的等候朝命不提 再說總漕大人回到自己府來 見了兒子施忠 長的像水葱似的 面貌那份清秀 言語

那份爽利 別提多麼可愛了 自己總是在外的時候多在家時候少 對於兒女的事不關心 這次回來 兒兒女們都長大成人 自己看着自是喜歡 老侯爺現時已竟白髮蒼蒼 也是年老的人了 當初是爲國勤勞 如今才在家享清閒之樂 自己焉能沒有疼愛子女的心 又趕上大人施士彪入了吏部 二大人施士文 也由外任回京 一門團聚 侯府中是生氣勃勃 老侯爺年紀太大了 用不着做官 足可以安享富貴 兒子們全都行了 按康熙縉紳錄 曾載有施大人弟兄的官銜及名諱 後世關於施氏父子的傳說甚盛 雖然全是讚美的多 但有不少偏於神怪或過火的訛傳 這些閑文不在話下 且說施總漕入了侯府之後 貶眼之間 老侯爺的壽辰就到了 上下的人全都忙起來了 這天侯府的老管家施慶往上報告 說是後天就到了侯爺大慶的正日子了 應該預備怎麼 在前一天都預備齊了 免得臨時慌強 老侯爺遂告訴施慶道 一切的預備 疊由大人籌備 施慶答應一聲退了下去 大人跟着便忙合起來 接連不斷的各處送壽禮的全都到了 趕到吃晚飯的時候 施總漕正陪着老侯爺吃飯 有家人拿進兩份禮 一份是順天府的 一份是前任九門提督陶貴陶大人的 大人一看就對着差人說 這兩份禮 大人不敢作主 請二大人過目 是該着收 是該着不收 施公遂對老侯爺道 那年因爲一份禮鬧得多大是非 咱們也不便記他的前隙 簡直痛快快收下就完了 大約這次決不致再鬧什麼麻煩了 當時施總漕就教施慶把禮的全收了 多開發賞錢 剛要打發差人回去拜謝 不料老侯爺却又攔住道 據我想還是不收他的禮對 總教他無所藉口才好 施總漕道 孩兒現在跟他們絲毫嫌怨沒有 並且這次做壽 是奉萬壽的恩旨 非同往年 就是收下也不能再說我們什麼 老侯爺這才應允 遂教施慶

壽禮收下不提 趕到了次日 四十八處都總管梁九公到了 施總漕忙把這位老公公請了進來 分賓主坐定 遂吩咐看茶 有家人獻上茶來之後 施大人說道 老公公這幾載的精神越發康健了 今日老公公來到舍下 大約有什麼事吧 梁九公說道 我是歷來輕易不出門的 現在趕上老侯爺的好日子 正是咱們老弟老兄相見的好機會 只要是老侯爺賞臉 有供奉內廷的四喜班全堂戲 老侯爺如果不駁我們的面子 咱就大熱鬧熱鬧 老侯爺道 老總管千萬別費心 老朽有些担不起 梁九公道 我想別人來許不肯受 我來了還不賞我這個臉嗎 不想我來也是照樣的敬面子 梁九公一說出這樣話來 老侯爺哈哈大笑道 這可是笑話了 本爵是不領公公這種厚賜 請公公不要錯怪了 我們領情就是了 當時梁九公含笑站起來就要告辭 仍由這位施總漕把梁九公送走 這裡緊跟着又有六部裡的各位大臣全到了 各位的禮物由施士彪斟酌 該收的收 該駁的駁 這位老侯爺看着這兩個孩兒總算是都成了才 自己是十分喜歡 到了次日 正是壽辰的頭一天 所有親近至友 全都來慶賀 副將黃天霸跟計全趙璧等在麾下當差的 全在侯府裡伺候着 在午後飯罷 總漕大人剛要歇息 忽然差人進來稟報 說現在府外聖旨到了 請大人趕緊的迎接聖旨 總漕大人遂趕緊換了官服去迎接 在府門擺了香案 施公跪接聖旨 這位押官是張都總管 因為梁九公年歲太大 並且於國家很有功勞 所以凡是一切的事 全不能派他的 張都總管口稱施文接旨 施文道願我主萬歲萬萬歲 張都總管道 主上念你為國頗著勞績 着便宜開讀 施總漕叩頭謝恩之後 遂把那張都總管讓進了大廳裡 把聖旨供起來叩頭畢 這才聖旨請下來開讀一過 只見上寫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朕承大業以來 惟以民之憂樂爲憂樂 不敢忘祖宗之遺訓 本已

饑已溺之心 冀四民同登衽席 乃者 達爾漢王晉呈八駿 爲朕躬謀戾馬與邦 寓我

武維揚之意 不意有小醜跳梁 竟致滋生蔓長 嘯聚連環套 不獨爲商旅之患 竟敢

藐視王章 劫掠八駿 及官拒捕 嫁禍於人 當令夙著勞績 於此案毫無嫌空 漕標

副將黃天霸赴口北查辦是案 捕盜追賊 勅限將御馬珠還兼靖匪氛 而安商旅 乃該

巨魁竇二敦嘯聚百獸圖拒捕抗令 胆大惡極 漕標副將黃天霸 四處邀請豪傑英俊之

義民 仗義任俠協助副將黃天霸 將連環套一鼓肅清 御馬八駿安然脫險 無毫髮之

損 此不獨足以彰國法 亦可使不逞之徒知所戒懼 善後事宜 由該副將一手完成

並捕獲罪無竇二敦及一干盜匪 交付法曹治以應得之罪 此次事雖微細 而邊荒之地

地廣人稀 林深草密 正豪強出沒之區 不如此根本剷除 豈使不逞之徒 視法令

如無物 故實有功於社稷 該義民等 不辭風霜之苦 協助該副將建此殊勛 實堪嘉

慰 朕以著懋功者應得懋賞 絕不願使爲爾效力仗義救民者 有烏盡弓藏之慨 職此

令副將黃天霸 將此次所有出力人員 具摺陳明 以便按功封賞 而該義民等咸以寄

身草野 不願作功名富貴之人 淡泊自甘 布衣疏食於願已足 絕不願受封贈 朕以

該義民等 仗義江湖扶危濟困 誠草野英雄風塵奇士 社會有若許異人亦黎民之福

亦國家之幸 朕不願以富貴奪其清高之志 惟有載之竹帛 使後世知有異人 曾爲朕

助 着印鑄司 鑄金牌若干面 文曰 保國義士某某 陰面亦有文曰 義俠風 令  
印鑄局 限日鑄成具領 毋庸謝恩 該漕衛總督兼河道總督施文 夙著辛勞 甚體朕

意 辦理漕運事宜 不避嫌怨 使漕糧無缺欠不足之弊 全賴上壩 使八旗子弟 滿漢各軍 得以足食 皆該漕運總督施文之力 朕以該總督宵旰勤勞 理宜分其暫爲休養 靖海侯施琅克享大年 正宜令施文等 就懸張之日 晉酒漿而效斑衣之舞 以全孝道 而符朕以孝治天下之意 故令施文等 爲父安壽祝嘏稱觴之舉 朝臣王爵以下 咸赴施侯府祝賀 朕並賜朝珠 掛 子母綠翎管 只 四喜班指一只 寶石頂戴一具 御筆福壽喜 幅 疋疋十六捲 金銀果一百個 茄楠龍 拐杖一枝 著該靖海侯具領 母容陞 謝恩 漕標 黃天霸 查辦御馬案有功 實授總 之職 遇缺即補 計全 趙壁 孫祺 金恒 朱光祖等 均加兩級叙用 仍在漕標麾下當差 所有爲查辦御馬案捐軀各員 着兵部依照陣亡將士從優議恤 有子者即在漕標麾下當差 至於所擒連環套一干匪黨 解刑部嚴審定讞之後 朕擇日在閱武樓親訊巨魁 欽此 這道旨意真是皇恩浩蕩 老侯爺也穿戴朝服到客廳中拜過聖旨 遂又跟押旨官也見過禮 施總漕把皇上的恩典向老侯爺說了一番 老侯爺自然是十分歡喜 所頒賜的各物 全由太監們用捧盒捧着 擺在了迎面 總漕大人教一件件全供在 面上 老侯爺傳下話來 所有捧盒的太監 每人送一製喜封子 每封內五十兩銀子 張都總管說道 老侯爺們可不過這個 他們天胆也不敢要老侯爺的錢 靖海侯施琅 手捧着雪白似的銀髻 向總管說道 公公 你看我已竟到了這般年歲 決非當年可比 你就放心收下 張都總管看着施總漕道 就是他們敢化老侯爺的錢 又焉敢化總漕大人的錢 老侯爺哈哈大笑道 他的性情孤僻 人所盡知 我們爺們全不似當年了 再說他們辛辛苦苦的 送他們幾兩銀子 就是注



上知道了也不至於怪罪下來。施大人也惹起來抱拳說道：「公公不要疑惑我施文不近人情。當知全是他們跟我過不去。我才那麼對待他們。現在己事過境遷，我焉能再作不近人情的事。都總管一笑，遂教他們把侯爺賞的喜封子帶起來。然後起身告辭。施大人直送到府門外才回來。在晚間所有護着差事進京的一班俠義道，接到了御賜金牌，遂聯名備了八色壽禮一份名帖，又有一封信交黃天霸，竟不辭而去。天霸見了封信，是飄髯皓叟蓋天俠領銜，因為老侯壽辰所有的朝臣全是很大的職位，草野愚民不諳禮節，故不辭而別。老侯爺埋怨施總管不該讓這些俠義們全走了。但是也知道俠義們全不好意思在這裡招待。人當天上下人等，全忙碌異常，計全天霸等陪地一商議，客位如此的多，這樣招待，說不把人累死嗎。按着天霸的心意，打算教趙璧在廳房當知客。趙璧一聽這話，連忙擺手，說回不成不成。你們這是故意琢磨人，簡直是有點誠心。黃天霸道：「趙大哥你可是多想。老爺的吉期，我們不用人說，自己就應該找點差事忙合忙合。是替老大人分分心，咱們豈若是全不管閑事，請問怎麼對起老爺。」趙璧聽了不禁的臉一紅，向計全等說道：「誰再擠兌我，我可就急了。我是歷來見不得高人的，就憑我這副尊容，別教人生氣了。」當時趙璧一說出這番話來，立刻把大家全壓住了。大家見趙璧這次不護短了，朱光祖道：「趙大哥，你從當差以來就怕人提你的短處，這回可就沒有人敢說你了。再說你有什麼見不的人呢？」趙璧把眼一瞪道：「好，玩笑得分地方，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講是儘在這班勢利眼前，搶着忙合，人家一定說我是巴結人。你們跟我趙璧有交情，說點別的，要是沒完沒散，趙老爺舊病特發，可够你們看的。」當時趙璧是真急了，衆人遂不敢再玩笑了。且說這時各處的

壽禮到了不少 只要是知道老侯爺壽辰的 沒有不送禮來的 這次明着雖不是奉旨做壽 可也差不多 故此送禮的非常之多 到了曉天一算帳 收了三百多份禮 親眷等還全不在數 老侯爺這點聲譽人緣 實在是够可以的了 總漕大人只在客廳裡接待各王公大臣 大人在客廳裡獻酒謝席 以下當差的 分派的當什麼差事 就當什麼差事 這天侯府裡懸燈結彩 真是熱鬧異常 另是一番氣象 一班平常的官員 都跟着忙和 處處講究 就不用說了 這三位少侯爺直摺待到晚飯後也沒歇着 因為所有的官員還沒走 並且軍機大臣也沒走 正跟着老侯爺說話的時候 見趙璧在客廳裡一轉 老侯爺問道 作什麼 趙璧却一轉身竟自出了屋子 再招呼他已竟走了 所有在屋的官員們 全沒介意 老侯爺跟着也出來了 趕到自己從廳房的階下 再轉身回到廳房內 只見在廳房當中一個檀木托盤 在上面用紅綾子托着的御賜的四樣珍寶 翎管 班指 朝珠 寶石頂子 全沒有了 就剩了空托盤 當時這位老侯爺心裡想着 一定是士彪士文或是士倫收起來了也未可知 遂招呼了一聲來呀 立刻把伺候廳房的差人招呼進來 向這幾個差人說道 你們可知是誰把這四樣御賜的玩物收去了 差人全說不知道 老侯爺很不滿意 遂喝斥道 你們在廳房門口值差 禮物的存放都不知道 你們也太已的疎忽了 快把二大人叫來 我有話說 差人們全都吓了一跳 因為老侯爺素日最原諒人的 不論什麼事不輕易責備人 能不說就不說了 再回看老侯爺的情形 一定着急了 差人趕緊把施大人請進來 施總漕一進客廳 見侯爺滿面愠色 遂忙向前問道 你老跟誰着急呢 老侯爺用手往案上一指道 你看看 御賜的頂戴 朝珠 班指 翎管 全不翼而飛 可是你收起來了嗎 施大人一聽就是一怔 就知道是丟了 暗暗後悔 在送客的時候竟沒到把這些東西收拾起來 正在說話的時候

老爺三爺全來了。老侯爺一問全不知道。這哥三個除了施大人跟老侯爺送客之外，大爺三爺全在前邊招待客人了。可是老侯爺也沒遠離廳房，因為老侯爺是世襲侯爵，除了王爺公侯等才往外送，再說侯爺年歲也太大了，輕易不往外送人，所以沒離廳房左右，全是由施大人替送客。這次因為見趙璧來的奇怪，出廳看了看，可也不甚遠。這麼一會兒就沒有了。當時越問越離奇了。總漕大人問老侯爺：「可見什麼人在這裡沒有？」侯爺道：「這裡那有生人，只有兩位客人正在告辭的時候。」我看見那個小腦袋瓜趙璧從屋中出去，他什麼時候進來的。本爵全不知道。這不是怪事嗎？總漕大人聽了低聲說道：「或者是他也未可知。」遂連聲的喚趙璧。這一招呼，立刻連天霸等全進來了。老侯爺在上面坐着，天霸對全趙璧等全給老侯爺請安。又給總漕大人請了安。趙璧是衣帽齊整的向總漕大人問道：「大人傳喚我等有什麼事吩咐？」總漕大人道：「趙璧，你如今又蒙聖恩，升了兩級，你應當改改習慣才是。你大小也是朝廷的官職了，再說在漕標下當差，根本就比管理好，你怎麼還跟老侯爺玩笑？」趙璧一聽就是一哆嗦，心說這又是什麼事。當時便忙向前給大人請安道：「我也知自愛，自到侯府連句笑話全不敢說，恐怕教府裡上差笑話。」說老大人帶的，沒有規矩，我那敢跟老侯爺玩笑？」施大人道：「你看聖上恩賜的幾件玩物，一轉眼間，竟不翼而飛，這不是鬧着玩嗎？」趙璧趕緊說道：「老大人這種事可賴不得標下，標下有多大胆子也不敢。大人還是細找吧。」施大人道：「我決不是無故屈賴好人，我實在是有些疑心。這次是不是你，不得而知。我記得當初本漕查辦珍珠寶燈進京交旨的時候，你初次與侯爺見面，竟顯耀你神偷無影回頭不見的本領，把侯爺的煙盤偷去，現在仍然與侯爺開玩笑。今天是侯爺的好日子。」

開個玩笑，也不能怪罪你。趙璧一聽這可好，要是有一點黑點子，一輩子全掉不了。看這  
個意思，非是我不可。於是遂向施大人道：「標下實在沒有作這種事，決不敢爲這點東西，  
就把以前的功勞全不要了。」別說是偷，我連廳房都沒進。侯爺道：「趙璧這可該掌嘴了。」本  
爵適才看見你，換了便服進來的。本爵正在陪軍機大臣說話，又因爲軍機大臣要走，我偶  
沒留神，你什麼時候進來的。明明的見你出去，你還說瞎話嗎？別的全可以看錯了。惟獨你  
這小腦袋瓜，決看不差。當時趙璧可真急了，遂說道：「老侯爺，這可是血口噴人。」趙璧這句  
話沒說完，那總漕大人鼻孔中諄了一聲，瞪了趙璧一眼。這時趙璧忙改口道：「許是看差眼  
了。」標下始終沒穿便衣，並且從吃飯時直到現在，我也沒離開衆人的眼皮底下。那有工夫到  
廳房呢？天霸等雖全疑惑趙璧，可是他沒穿便衣，並且素日是官迷，好容易今天得着穿官  
服的日子，他決不肯穿便衣，所以穿着官服官靴。一天也沒下架子，來回的遊蕩，那種得  
意的情形，令人看着分外的討厭。但是誰也不與他找那個警拗，不料竟出了這種意外的事。  
在前都疑是他，後來聽侯爺說是，看見他穿着便服，大家一想這就不對了。別的全可疑  
是他，惟獨他一天沒脫官服，這是大家親眼得見的。當時計全等知道事出蹊蹺，可是侯爺  
既然看得清清楚楚，這個事是不能假了。大家全都納悶。施大人又細細的問了趙璧一番。  
趙璧是理直氣壯，因爲這次自己實不虧心，哪能被施大人問短了。施大人向衆人說道：「不  
是本漕疑心，這件事太離奇了。我們這府裡最整齊不過，歷來絕沒有閒雜人出入。就是府  
裡所用的差人，全是規規矩矩的，從來不准他們的朋友，隨便在府裡住宿。就是今日府裡  
有這麼大的事，所來的親友，也沒有不守規矩的。各位賓客帶來的差人，全有一定歇息的

地方 侯爺失了這四樣珍貴的東西 論價錢固然不少 對於這點東西我們倒是不在乎 不過這個玩物是聖上恩賜的 倘若傳揚出去 只怕惹主上不快 定要責備侯爺 不經心之罪 這件事本漕只往趙壁身上追問 並不是就拿他當賊 因為他與本漕當差也是這麼些年了 對於他的品行性質全很明白 所有在標下這些人 沒有像他那麼好玩笑的 這次的事情 怎麼也得想到他身上 這就是他個人素日行爲不檢所致的 所以本漕是以十分誠懇之意來對他說 就是一時好玩笑 把這些東西藏起家 可以赶快拿出來 決不能夠怪罪他 你們想 他在本漕手下當差以來 無論犯了什麼規矩 本漕全要容讓他 因為他性好談諧 又是多年的老人了 本漕那能不原諒他 別看這事應當加罪 也不能不給他留臉 你們大家想是不是呢 這件事傳揚出去了 不止於老侯爺担着處分 於臉面上也無光 要是黑夜裡還有可說 在天白日並且又是衆目之下 於理太說不下去了 施大人認定了是趙壁辦的事 這一回可把趙壁急壞了 自己氣的直賭誓 天霸等見他氣的臉上全變色了 知道他歷來沒生過這麼大氣 有時別人因為事情着急 他反倒笑 氣的別人恨不能跟他翻臉打他一頓才好 他都不在乎 看這次真有點屈了他啦 於是天霸遂向大人道 老大人不必問他了 看他這個樣子 也許他真不知道 求老大人息怒 我們趕緊的訪察這件事 究是何人 敢這麼胆大妄爲 也太以目無王法 無論如何我們也得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才算完 趙壁喫喪臉子向大人道 老大人就是不追究 我也不能容忍 我這樣像貌 找不着第二份 現在居然在侯府裡發現和標下一樣長像的 實在是教人可疑 我想若是不加緊的查 專冒充我趙壁的 將來還怕鬧出別的事來 我可担不起呀 施大人見問不出頭緒來 遂吩咐

咐天霸等 不論查的明查不明 千萬要謹慎 不要傳揚出去 免得發生意外 天霸等連聲的答應 老侯爺和大人二大人 也沒法再追問了 遂叫差人把各院的燈全息了 夜間教總管施忠把各處都查看查看 老侯爺也累了 要歇息歇息 施大人遂令天霸等 夜間要留人守夜 不出這件事不要緊 既然出了這件事 還恐怕再出別的事 天霸等答應着全退了下去 氣的趙壁胡鬧亂罵 天霸忙攔着道 趙大哥 你不用着急 事實俱在 作了一定是作了 沒作一定是沒作 別說這點事 就是再大的事 是真是假也有個辦法 想你這次是被屈了 這全是你平常好玩笑的過處 別人沒有你這種吓人的功夫 什麼神偷無影 回頭不見 這次御賜四樣的寶物不見了 人家不找你找誰呢 那賊簡直是爲趙大哥你來的 要不然就得往邪處說 不然怎麼會和趙大哥一樣呢 錢亮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 據我看沒有這麼巧的事 怎麼長的還有趙大哥一樣的呢 什麼奇怪的像貌都有 惟獨趙大哥這份尊容沒見過 我看是趙大哥作德行事感應的 趙壁梁脚道 小祖宗 你別拿我開心了 我這時比上刀山還難受 咱們改日再叙閑話 我淨琢磨這賊小子 太下三濫了 冒名頂替拿我趙壁掛幌子 拿我當什麼高人 簡直是把人糟踐苦了 天霸道 這些閑話可以少說 咱們是趕緊設法訪拿賊人要緊 那還有工夫在理說閑話 當時天霸是真着急 但願在最近期內把這案原了 還算於臉面有光 若是尋不出線索來 有何臉面見老侯爺 所以一心要趕緊的把這案搜尋出線索來 可是事不能如意 到了晚間天霸與大家議安 大家分班守夜 如果再出意外的事 那就太對不過老侯爺了 於是大家全分好班 各處巡察 天也就是三更將到 天霸趙壁帶着幾位年輕的小弟兄 到後宅裡巡查 只見候府的上下人全睡覺了 老侯爺治家有法 飲食起居 全有一定的規矩 每天一到起更的時候 就得全早早安歇

誰也不敢多耗時刻 副將天霸竟吩咐過家人 沒有人率領的人 不准私自到後面去 免得驚吓着老侯爺 如果有敢放違的 定按侯府條規懲治 當時副將黃天霸將衆人咐囑好了 便帶人前後巡查 剛剛從後面轉過來 猛然見那墜院的迎門影壁上 有一片火光 天霸等不由的脚下一頓 立刻全站住了 趙壁隨後也趕到了 不由得咳了一聲道 這是我剩下的招兒 還跑到我面前賣來 這叫遺火留光 這全是神偷八法之內 你們趕緊到處搜尋 保護侯爺 別教賊子們得了手 這一班人立刻各持兵刃 飛身竄上房去 到四下一看 那有什麼影子 天霸道 我們不要耽誤工夫 賊人用這種法子 是否爲得調虎離山 還是喚虎出洞 我們趕緊到侯爺的上房 跟那總漕大人的書房 別教他再出意外的事才好 當時趙壁成了一個傻子了 竟說不出那賊人用遺火留光他是什麼原故 當時迢迢躑躑隨同天霸到近前一看 只見那影壁上用粉寫了一行字 字寫的還是真好 天霸一念 是四句詩 上寫的是 小人斗胆到府中 惱恨天霸氣在胸 瓜州是我家鄉地 趙州橋下美名題 壁上題詩多英勇 盜走壽禮轉家門 旁邊還有一行小字 是涿鹿天水堂題 天霸等一看 這是賊人盜走了壽禮 故意留的詩句 天霸遂對大家說道 這個盜寶的賊人算不得綠林英雄 要是敢作敢當的話 應該把眞名實姓留下 那才算是英雄 此人又要露臉 又不敢留名 眞是鷄鳴狗盜之輩 我們可以把這首詩抄下來 呈於總漕大人 請大人看一看 這時計全也聽見二道院裡有人說話 自己出來查看 可是這一班差官 所住的地方 離着內宅還有好幾層院子呢 天霸恐有意外 故此有十餘名不能離開內宅 保護老侯爺與大人 這些事不在話下 且設計全出來查看 不能冒然就往內宅裡進 在角門前一張望 看見天霸等在捕

屏後 正低聲說話 計全也湊過去 天霸等見了計全 遂把那幾句詩 給計全看了 計全  
看了看趙壁 點了點頭道 老趙 你這是該交好運了 這回你要高升了 這時趙壁是一肚  
子氣 那還聽的下去 遂向計全作了個揖道 計大爺你老囑恩 我老趙現在正走倒霉字  
了 我還升 再升我要歸位了 計全道 你看這六句詩 寫的明明白白 是小腦瓜趙壁盜  
六個字的冠頂詩 趙壁仔細一看 可不是嵌着自己的名字嗎 趙壁是一語不發 只享了一  
聲道 罷了 真有這麼看的起我的 我也得對的起人家孩子 我先告個便 說完了立刻奔  
了前面 衆人也不理會他 趕緊拿了紙筆 把這首詩抄了下來 趕到這首詩剛抄完 大人  
在上房聽見外面脚步声 急問是誰 天霸忙答是標下 大人問有什麼事 天霸道 沒什  
麼事 明天再稟報大人吧 施大人知道又不知日什麼事情了 遂又說道 本漕還沒睡 你  
過來 正在這個時候 施安也起來 把堂屋門開了 天霸進了裡間屋 見大人穿着小衣服  
坐在床上 天霸行禮之後 遂把賊是帶遺火留光計 與題詩的事 向總漕大人說了一番  
把那抄下來的詩 也呈與總漕大人 大人一看暗道 這是給趙壁按點子 遂正色向天霸道  
你要慎重辦這件事才好 我看這是綠林道跟趙壁有仇的人 移禍於他 我是早料到了  
早晚必定招出禍來 這是因爲他素常傷人太甚 你們大家還得認真查辦這個賊人 倘若再  
鬧出別的事來 連本漕都担不起了 天霸忙道是是 立刻退了下來 却不見了趙壁 遂打  
發差人到前面看看 差人回報 說是趙老爺因爲有要緊事出去了 囑咐誰面的人 若是副  
將大人問時 就說有要緊事今夜不回来了 天霸一聽 知道趙壁是負氣走的 一定是訪查  
盜寶物的賊人去了 遂與計全等說道 無怪老趙掛火 本來不但栽跟頭 並且還担了很大



的嫌疑 他怎會不急呢 我想這件事雖然不大 關係實在不小 因為所失的是御賜的壽禮 侯爺全沒敢佩戴 這事真要傳出去 素日有與侯爺不和的 就許參一本 不止於侯爺有罪 連地面官都担着處分 所以非得嚴密着不可 免得聖上知道 趙璧這件事還真危險 別看評嘴口這麼能說 原能耐有限 我們大家總得下點辛苦訪查 大家想着等明日全班出動 商議已定 趕到第二天早晨 趙璧也沒回來 到了午後 趙璧還不見踪影 大家遂分三位一撥 兩位一撥的 都出去訪察趙璧 和盜珠寶之賊人 誰知各奔各路去訪察查了整整一天的功夫 沒得着一點消息 到了日沒時 回來 天霸和計全朱允祖黃少傑四個人一路走 回來時將要進門 只見有兩輛轎車 到了府門前停住 見頭裡那輛轎車中出來一位年輕的少婦 衣裳非常的樸素 並且下車時決不像平常女流那麼麻煩 一站起身就跳了下來 看那樣子落落知是個練家子 這少婦走到台階上天霸才看出來 是大漢孫祺的媳婦陸氏 天霸看這暗語點語稱讚 陸氏居然能够痛改前非 作了安善良家婦女 當時陸氏也看看天霸等 自己的臉一紅 遂向天霸行禮道 黃大人一向可好 天霸抱拳道 豈敢豈敢 嫂嫂你這是從淮安來嗎 陸氏道不是 我是隨着副將太太從口北回來 在天津分手 他們奔了淮安去了 我自己往北京而來 說着話臉紅的像紅布似的 黃少傑道孫大嬌你還是找孫大叔嗎 陸氏被黃少傑問得 更答不上話來啦 天霸瞪了黃少傑一眼 遂和陸氏說道 後面那輛車是和大嫂子一同來的嗎 陸氏一看 搖頭道不是 剛說完這句話 只見那輛車帘一起有人招呼 孫大嫂子 我們也來了 陸氏回頭一看 啣了一聲說 你怎麼也來了 天霸等一細看 後面那輛是趙璧沒過門的這位夫人劉翠如 陸氏過去向前遂

接着道：「你下車吧，我們也是剛到，咱們怎麼在道上竟沒碰上呢？當時侯府的從人早已伺候着了。天霸遂教差人等把前面跨院的閒房，打掃出兩間，讓他們姐倆住。所有侯府的差人，沒有不過來看這位趙老爺沒過門的夫人的。孫祺從裡面出來，自己有些靦腆。天霸等便進去了。自有從人等安置一切，跟着孫祺上來說與施大人。大人一聽是趙璧未過門的夫人來了，自己很後悔，向天霸等道：「趙璧這件事早就該辦了。素日他吐尖舌巧拿人趣笑，到了自己身上倒不能辦了。本漕要是知道，在淮安時就催着他娶過了門了。這次人家疑惑他是把這親事扔在腦後了，所以才千里迢迢趕奔京都。他那知道又出了意外的逆事。一個姑娘人家，這麼遠的道路來了，也實在不易。對於趙璧的事，可以先不教他知道。天霸道：「趙璧還有位岳母，照顧着他這位沒過門的夫人。老大人道：「那很好，遂吩咐差人往後邊內宅裡，稟報夫人知道。由內宅裡撥兩個丫鬟婆子伺候他們。差人遂傳下話去。天霸又把訪查的情形向老大人說了一遍，仍然沒有頭緒。大人道：「所失的壽禮，倒無關係，要緊還是先訪尋趙璧的下落。老大人跟天霸等都十分的着急。到了次日府裡的總管向老大人稟報，說是庫房的上櫃子竟自開了，請老大人查看。大人一聽緊皺眉頭，心想府裡要是儘鬧這個事就太難了。於是把天霸等全喚上來，跟着一同到庫房查看。天霸一看，就知道庫房進去人了。遂開了庫房門，進去一查看，舊存的東西全不短，再查看御賜的東西，除了已竟失去的四樣以外，又短了一枝沉香木拐杖。跟那八仙玉人，還有珍玩等物，大人不由的把臉沉下來，向天霸道：「你們大家晝夜的辛苦，竟有賊人敢二次盜去御賜之物，這倒不是你們防守不嚴，實在是你們沒有賊人的本領大。往後我府裡的安全，全要斷送在賊人手裡了。」

總漕大人這個話 是軟中帶刺 天霸等焉能聽不出來 立刻羞慚的面色通紅 施大人見天霸等的情形 十分的難堪 覺着自己所說的話 有些過分了 遂改和緩的顏色向天霸等道 你們要盡心訪查此案 若是這麼開長了 傳揚出去 本漕倒無所懼 不過令人竊笑爾等保護不方 你們斟酌着辦理吧 天霸等退了下去 大家全是十分的不憤 只好仍然出去訪查賊人的下落 到了第二日早飯後 剛要出去 正上的差人進來報道 跟黃大人回 外面有位姓單的 求見大人 天霸一聽有位姓單的求見 怔了怔道 所有朋友中沒有姓單的 又說聲請進來吧 差人出去 不大的工夫領進一人 天霸一看 這個人不過三十上下歲 身上的衣服雖然襤褸 可是一身的泥土 趕到一進門 即向上叩頭道 黃大人大約不認識小人了 天霸忙說 尊駕不要行此大禮 遂又仔細一看 哦了一聲道 你可是單福嗎 那人道 正是小人 天霸遂向單福道 咱們大約有十餘年沒見面了 單福道不錯 小人自從惡虎村分散後 流落四方 一點事也沒有 不過在各處瞎混而已 近來才知道大人做了官 衆位俠義道也全跟大人有差事了 小人想投奔大人而來 求大人提拔提拔 不想還沒進北京城就遇上事了 小人方要進南西門 忽然看見行走如飛似的兩輛轎車出城 頭一輛車的車帘被風刮得掀了上去 只見裡面有一個小腦瓜的人被綁在車內 小人認得是跟大人同手當差的那位趙壁趙大老爺 小人遂跟了下去 到底看是怎麼回事 那知走了沒有多遠 只見後面的車上跳下兩個人 竟至攔住了小人的去路 喝問小人追着他們作什麼 小人遂反問他們車上綁的是什麼人 那知他們不容分說 就與小人動起手來 力敵二人 小人不是他們的對手 小人的刀被他們打掉了 幸虧身體靈便 才逃得性命 趕緊到這裡 問

大人趙老爺倒是在府裡不在。天霸一聽，唉了一聲道：「你這次所遇的事倒很有用。趙老爺實在遇上事了。原來這人是當年在惡虎村營盤裡的夥計，名叫羊中青蛇單福。這個單福當初在天霸手下時，不到二十歲，人很機靈，所以全喜歡他。後來散了夥，他又在各處綠林裡混了些年，如今知道黃天霸已然得了漕標副將之職，總算在綠林道之中拔尊了，自己誠心的找了來，爲的是巴結點差事，免得在江湖上遊蕩着，終久落不了好結局，所以投奔前來。不想沒進城就遇上事了，向天霸報告完了以上的事，遂又說道：「可惜我人單勢孤，沒得把那賊人探聽明白。」黃天霸道：「雖然沒探聽明白，總算有了線索，也可以知道趙老爺沒在北京城了。」天霸看單福這樣狼狽的情形，就知道他一定沒吃過飯，遂向單福道：「你大概沒吃飯吧？」單福道：「小人不止這頓飯沒吃，連昨天晚上上的飯也沒吃，一夜也未曾合眼。」天霸遂吩咐差人趕緊預備飯，教他到廂房裡靜意歇息。單福謝過了黃大人，當時隨着差人歇息去了。天霸跟大家商議道：「這件事到了這個地步，我想事不宜遲，趕緊的出去辦這件事。我們若是稍一耽誤，槍壁的性命，怕有極大的危險。」當時議定還是大家分頭查訪，所有的人員分爲四隊。天霸帶着黃少傑、朱光祖、褚萬里、武殿祥、錢亮、賀仁傑、秦良傑、吳玉傑，這八個人爲一路，所有在候府的人員，仍然在城內茶坊酒館一帶訪查，保護候府的人。由關太調動，分派好了。天霸帶着一千人遂即起身，够奔南西門，因爲事情出在南西門外，一定是在城外頭了。這些人一直的往前走，忽見迎面有一個人騎着小驢，走得非常的快。這個人似乎像黑土傑、賀仁傑的眼快，遂向天霸道：「老叔，你看那不是黑土傑嗎？」天霸道：「未必吧，那有那麼巧的事。」說話間再看，就見那個騎驢的人，一滾就從驢上翻

下來 那匹驢竟自己奔南西門跑下去了 天霸剛要說驢跑了 就聽這人招呼聲黃老叔 你好哇 天霸一聽是京東三河縣的口音 就知道是黑士傑了 遂笑叱道 你這小子 不論什麼時候 忘不了頑皮 大家一看 果然是黑士傑 這時後面一名趕脚的 跑的喘吁吁的來到了近前 向黑士傑道 爺台 你真可以 只顧這麼緊加鞭子 若是沒有根的 得累死啦 黑士傑把兩隻小母狗眼一翻道 我還嫌慢呢 還少騎一個時辰 你去吧兩不該 本應當罰你的 這咱們就誰也別找誰了 趕脚的道 那可不行 我還沒夢腳錢啦 黃天霸一聽黑士傑是誠心跟人家發賴 遂喝叱道 士傑 你要講麼不講理可不行 人家一個趕脚受累的人 你憑什麼不給人家錢 黑士傑道 我們已竟講好了 老叔你別管 天霸道不行你那叫胡說 我不管你有什麼理由 反正你不給人家錢不行 這時黑士傑就不敢胡攪了 遂把錢給了趕脚的 趕脚的把錢接過來 裝在口袋裡 又向黑士傑道 爺台 我們的驢呢 黑士傑一翻眼皮道 真你的 把錢詎去與我要這套 告訴你吧 我們是趕脚的祖師 那個驢去了 我賠你兩匹大清騾子 你把腳錢給我 連騾子一塊兒給你吧 趕脚的道 你不用費那個學 你看着辦吧 那個驢是我們四十吊錢買的 你還能難苦我們嗎 當時黑士傑一揚手給了趕脚的一個巴掌 遂又罵道 你小子真可以 跑我們這裡瞎學來啦 你個驢別說是你黑爺爺 就是白爺爺把你的驢跑了 他也會自己回來 你到城門洞那兒找去 短一根驢毛 我賠你一匹駱駝 別裝傻了 若不是黃大人在此 我非把你按牆下 把你腰裡的錢 全給你擠出來 教訓教訓你 趕快滾開吧 黑士傑連罵帶打把趕脚的打跑了 天霸看着有些不忿 遂向黑士傑道 你也太霸道了 把人家的驢跑了 還打人家 說什麼不看

我在此連人家錢的錢全得擠出來，你也太惡了。士傑道：「老叔你那裡知道，車船店脚，無罪全可殺。我們要是好心好意的待他們，他們反倒拿我們當老杆，這種可惡的東西，就得別與他們厚道。他的驢你想決對丟不了，他是從那一站到那一站的道路全走熟了。」

他到了那裡，驢也得催到那個地方。我是雇到南西門，沒到城門那兒下驢，那頭驢就自己進城了。那會丟的呢？他是誠心想說咱們的錢。天霸點點頭道：「這些事真難說，你這是從那裡來？」

黑士傑道：「我回了陸家沒辦自己的事，給我師傅買了二十畝地，順便要蓋點房子。天霸道：「胡說，你師傅置地幹什麼？」黑士傑道：「我糊塗了，是買了點田地隄防着回家種地。再說我要是娶了師娘，也得有個家才對。」

天霸道：「你們師徒歷來不說人話，你不要胡鬧了。」黑士傑道：「老叔你這是奔那裡去？」我師傅怎麼不見呢？」天霸嘆了一聲道：「萬想不到你師傅現在出了意外的事。」

黑士傑驚慌失色道：「怎麼？」我師傅出了事啦？可是晏了剋啦？還是歸了天啦？」天霸道：「十傑，你若再這麼胡言亂語的，我可容不你了。」黑士傑

見天霸着急，不敢再玩笑了。遂正顏厲色道：「黃老叔，不是我好玩笑，我想着既出了意外，不是歸天就是晏駕。副將大人遂把候府出事的情形說了一遍。」

黑士傑一聽，急的紅頭脹臉的說道：「在我們眼皮底下出了這種事，真是出乎意外。我看這個賊人決沒走遠了。我們就在附近一帶庵觀寺院裡訪查，定有下落。」

天霸道：「我們是盡人力聽天命而已。」當時大家順着南西門大道往前行，沒有半箭地，看見有一座茶攤，大家也覺着累了，遂來到茶攤，全都落了座。不為的是喝茶，為是歇歇腿兒，坐了沒有多大功夫，只見遠遠的來了一僧

一俗僧人穿着短袈衣，形容好似行脚僧，這位俗家却是個壯士打扮，並且有一團的英武之氣，兩人到茶攤前，落了座，各自取了一盃茶，那俗家催着那僧人道：「咱快走吧，看

老方丈了。如果追問到那裡去，一個前言不答後語，就是麻煩。據我看還是早早的到了廟裡。老方丈就許不問了。那僧人道：「你放心吧，沒有事。大壽事多麼忙，那還顧得清點一切。就是晚了，也得過些日子問。」倆人一邊說着，掏了幾文錢，丟在案子上，竟自走了。朱光祖向大家一使眼色，大家遂着全站起來。黃少傑給茶攤一串錢，做爲茶錢，隨即起身隨着倆人走。這兩個人竟自奔了喇嘛廟，趕到了雍和宮附近，一座大廟場，走了進去。衆人住了脚步，細看了看，只見所進去這座廟，名叫永寧寺。天霸不教大家太跟近了，遂把大家招呼到東邊僻靜之地，向大家說道：「我們現在不可過露了行藏，索性我們夜間再探吧。」天霸吩咐完了，遂往各處繞了幾週，回來天已黑了。大家吃完了晚飯，找僻靜的地方，各自紮束停當。一班人都認定了這座廟，必定與侯府的事有關，一定要探他個水落石出。趕來到永寧寺近前，只見這裡的牆垣並不甚高，所自來的人，出入倒很不費事。朱光祖的身體靈便，一提腰就縱上去了。拾遺往裡張望，只見門頭僧等，全早睡覺了。黑暗暗的一點燈光沒有，大家各自小心，各人施展各人的能耐，到了這廟頂上，窺房越脊，滾脊爬坡，直到二層殿。這二層殿上，也是沒有人聲。趕到了後面禪堂，與前面可大相反了。這裡是燈燭輝煌，照耀的如同白晝。一位老方丈正在禪堂當中站着，向面前的幾個僧人道：「你們去招呼你師兄來見我。」有一位三十三歲歲的僧人，生得軀幹壯偉，像貌驚人的走了出去。這時天霸、朱光祖、黃少傑、賀仁傑等全伏身在東配房上。那秦良傑、褚萬里等都伏身在西房上。等了功夫不大，只見從後面進來兩位僧人，頭裡那個，正是剛出去的那個僧人。後面跟隨的，正是在路上所遇的那個僧人。朱光祖用胳膊碰天霸一下，教天霸注意。只見兩僧人進了禪堂，齊向老方丈行禮，跟着就聽見那個老方丈怒叱一聲道：「好大胆的悟明你。」

竟敢背着爲師 作些不法事 你有污我佛門的清譽 你趁早說實話 得了什麼壽禮 藏在什麼地方 一朝事犯當官 你豁的出去 我豁不出去 咱們是師徒嗎不是師徒 簡直是活冤家 你若有不肖虛言 我把你這現世的東西活活打死 這個僧人向上叩頭道 弟子也不甘是心作惡 不守佛門規戒 只爲得當初募化他們 他們是分文不給 訴什麼跟僧道無緣 所以這次乘他們作壽之際 盜了他們幾件寶物 爲的是警戒警戒他們 這幾件東西 他們做官的有用 我們出家人要他無用 弟子意思是爲復仇 並非貪財 老方丈道 胡說 就是爲的報復 就應該這麼胡爲嗎 太以妄爲了 天霜一聽 心說這賊禿定不是好人 不趁此時拿他 等待何時 天霜方要動手 黑士傑早一順短刀飄身落在院中 高聲喝喊 大胆賊子們聽真 你們竟敢偷盜侯府珍寶 謀害都司老爺 你們有幾個腦袋吧 趁早把所盜的東西當時獻出 把都司老爺送回府去 還許輕辦你們 要是敢說一個不字 想活可有點費事了 黑士傑這一呼喊 禪堂裡的燈全都吹滅 立刻就見出來三四個黑影 趕到身形站穩了 就看清楚了 正是禪堂裡的僧人 各持兵刃 頭裡這個拿一對鳳翅輪 厲聲說道 小輩你們是那裡來的 敢攪擾我清靜禪林 你們是不要命了 也不打聽打聽佛祖爺 是好惹的不是 就敢倚官仗勢的來吓嚇我們 黑士傑大呼道 賊和尚有你的 敢看不起老爺們 要不給你個厲害 你也不認識老爺是誰 說話間縱起身來 持刀就往和尚的腦袋亂坎 那和尚口念彌陀佛說道 佛祖爺可要慈悲你了 黑士傑刀往下落 嘴裡大叫逆和尚 老爺還沒給你打佛龕了 和尚見刀離切近 甲鳳翅輪往上一縲 倉即聲把黑士傑的刀縲到天空去了 士傑一照面刀就出了手 自己仗着腳底下明白 反身往外一躍 喊了一聲好傢伙 賊和尚真有兩下子 老爺我有的是傢伙 伸手把那小飛抓掄了出來 奔和尚的頭上抓來



和尚一幌禿頭竟把小飛抓閃開。那知十傑是得理不讓人，立刻把小飛抓的招數施展開。真是上下翻飛，把和尚都忙合不過來了。這個和尚也非平庸之輩，小飛抓的招讓人家全看明白了。沒有什麼特別的了。這時和尚可就得手了。黑十傑可吃了虧了。和尚的鳳翅輪專拿敵人的兵刃，只要一挨着就得把小飛抓給人家。這時十傑處處留神了。恐怕自己的小飛抓被人家掙住上。這時和尚是毫不放鬆。又走了十餘招，戰來戰去，十傑的小飛抓已被人家掙住了。再想躲可來不及了。被人家往懷裡一帶，立可來了個馬爬，跌倒地上。天霸見事不好，沒等自己救應，那賀仁傑一個旱地拔葱，竟自飛身到了黑十傑的身旁。抖練子亮銀錘，雙龍出水式，刷啦啦兩錘頭奔和尚的二目打來。和尚用鳳翅輪往上擦，想用輪翅子掙那賀仁傑的練子錘。那知道這位賀仁傑的功夫也很熟練，竟自一坐腕子，把亮銀錘撤回。雙鈴貫耳，直奔這一個和尚的兩耳打來。兩人打了有七八個回合，却又過來一個點脚的僧人。形容特別醜，手拿一對鐵拐。黃少傑見了高聲罵道：「你這殘腿的僧人也敢來動手，遂縱身過來與點脚的僧人動手。那知道別看腿殘，功夫可不弱。把鐵拐的功夫施展開了，遮前攔後把黃少傑忙的有些招架不及。又走了十餘個回合，只有招架之功，無有還手之力。眼看着就要敗在他手下。天霸見這種情形，不由勃然大怒道：「胆大的僧人，竟敢窩藏匪類，拒捕毆差。你們還知道有王法嗎？我黃天霸要是不把你們這羣禿賊，置之於法，枉食朝廷俸祿了。天霸這一說話，就聽那位老方丈大聲叫道：「你們快快住手，原來是黃大人。我看黃大人定是爲侯府失壽禮的事而來吧。若問這件事，貧僧略知一二。天霸一聽大喜，要知這位方丈何以知道壽禮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